

JUL 30 1949 ✓



了來上... 們
海上放解... 師



版出日六十月六年八十三

行印店書明開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中學

張周 明予 養同 顯徐 均調 正孚 編
 每二期五角五分 (加發售)

二二期 (五月號) 要目

卷頭言 (三篇) 蔡尚思
 中國青年的「節日」..... 朱智賢
 說青年的思想與教育..... 杜若
 太平洋公約的透視..... 胡曲園
 哲學不是玄妙的東西..... 周光岐
 談地理學的性质及其發展..... 黃裳
 劍門 (散文)..... 張以棟
 無人飛機的祕密..... 顧均正
 印刷術的革命..... 顧均正
 二二期 (六月號) 要目

「迎接新時代」特輯

金仲華·陳白塵·李健吾·胡仲持
 黃裳·唐弢·許傑·靳以·楊剛等
 大上海的解放..... 明養
 中國局勢的發展與世界..... 杜若
 試談「解放」..... 丁曉先
 哲學上的二大陣營..... 胡曲園
 人民文藝的歷史道路..... 許傑
 怎樣進行集體學習?..... 流論
 誰犯了罪? (小說)..... 劉北汜
 解放前後的上海..... 小俞
 從渡江到解放 (時事綜述)..... 慕松

開明書店印行

預定諸君注意！
 本店出版各雜誌
 銷數日廣，預定
 者不下數萬份，
 發寄手續力求完
 密迅速，惟各地
 交通尚有阻滯，
 郵局寄遞遲延，
 在所不免。訂閱
 諸君如有查詢或
 更改地址，務請
 將定單號碼及預
 定日期，在何處
 訂閱，用定單上
 原姓名函知上海
 福州路本店供應
 部，以便立即查
 覆，否則定單過
 多，無從查考。
 諸維見恕是荷！
 開明書店謹啓

開明少年

第四十七期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二角
 預半年六冊一元二角
 定一暫以半年為限
 售發成加

編輯者 賈祖璋 唐錫光
 宋易 葉至善

出版者 開明少年社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	福州路	漢口	交通路
南京	太平路	臺北	中山北路
重慶	臨江路	廣州	漢民北路
成都	祠堂街	北平	琉璃廠
昆明	光華街	天津	羅斯福路
杭州	中正街	長沙	府正街



開明少年

第四十七期

三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照片).....大公報攝(封面)

上海解放(特寫).....士元(二)

秧歌 蔣家天下要送終.....捷地(四)

歌 千年老樹開了花.....滄柞(四)

詩 小車歌.....捷地(五)

渡江報告三篇(文摘).....楊剛等(六)

兄妹勞軍(秧歌劇).....陶冶詞 施任曲(二)

人民幣,大勝利(街頭小品).....方白(三)

解放我們自己(讀者、作者和編者).....本社(六)

由夢想到現實(TVA和YVA的故事).....方白(八)

兩根鐵棒

多種幾棵樹? (謎先生的難題第九號).....蓋爾欣崇作 畢黎譯(二五)

皇帝和破衣(故事詩).....耀庚詩 孫平畫(二)

神奇的顏料(童話).....小俞(三)

馬來亞的今日(世界之鑰).....思玄(四)

日本奇談(東京通信).....文林(四)

怎樣排泄(生命的圖畫).....賈祖璋(四)

解放小故事(二則).....(五)

新的歷史(三十八年四月十一日至六月十日).....大方(五)

大作家

「我們中國的最好」董凡(五)

看報(詩).....羅蓬(五)

西藏人.....汪之美(五)

小叔叔.....胡堯進(五)

讀「熟悉的人」.....江村(六)

野火(詩).....濤(六)

八瘋子.....辛夫(六)

上特種課.....姚崔峻(六)

新學子.....周美安(六)

開學了.....鄭元(六)





南京解放的消息傳到上海，我們上海市民的心頭更加焦急了。解放軍什麼時候纔來呢？上海什麼時候纔能解放呢？大家明知道：這一天就在眼前了。可是愈是最後的幾分鐘，愈是教人等得心焦。說實話，我們已經等了多少年了呀！

快了。快了。蘇州解放了。崑山解放了。松江解放了。京滬杭區的幾十萬反動派殘餘軍隊，全給攔進了淞滬區這一個小角落裏。誰都看得清，他們要逃就只剩兩條路：一條是海上，一條是空中。雖然海闊天空，哪兒來那麼些飛機，那麼些汽船呢！再說：喏大的中國，還有哪一處可以讓反動派立腳，可以讓反動派苟延殘喘。

這情形，反動派自己也知道。於是他們拼命的鼓吹說：上海四郊的防禦如何鞏固；士氣如何旺盛；糧食燃料如何充足；足足可以守多少多少個月。還說要在上海造成史大林格勒的奇蹟。他們不想想：英勇保衛史大林格勒的是蘇聯人民，和蘇聯人民自己的軍隊。他們反動派的軍隊卻是人民的敵人。

在這面臨滅亡的前夕，反動派還不斷的在增加他們的罪行；他們解散學校，燒燬民房，破壞工廠，強徵車輛民伕，勒索捐款，逮捕人民的隊伍呀，損傷一根毫毛也會教我們心疼。

開
再等等不得了呀！
民，虐殺人民。解放軍怎麼還不來呢？我們上海市民
明
五月十二日夜晚，上海四郊的砲聲響了。這正是
少
旱天的雷聲，隆隆的，多麼教人興奮！可是也夠教
年
人擔憂的。多少解放軍的鬥士們，在這隆隆砲聲中，

報紙上還在掩飾反動派軍隊的敗績，刊載的全是他們勝利的謊話。反動派統制了新聞，卻掩不住我們的耳朵。聽，砲聲愈來愈響了。這幾聲響在北邊，那

是月浦楊行傳來的。這幾聲是西邊，真如該也解放了吧！東南邊也在響了，解放軍從浦東兜過來了。

這一天終於來了。五月廿五日清晨前一點鐘，解放軍由西邊突入上海市區。只經過一些零星的戰鬥，解放軍立刻占領了舊法租界，前鋒逼近蘇州河邊。

反動派殘軍躲藏在蘇州河兩岸的大廈裏，倉庫裏。解放軍的戰士高聲向他們喊：「放下武器！」他們還不停的用步槍，機槍向外射擊。他們不敢投降。他們怕。往日他們欺壓人民，虐殺人民。如今人民翻身了，他們怕清算，怕報復。

爲了避免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更大的損失，解放軍不能猛烈攻擊那些負隅頑抗的殘敵。上海市區就暫時成了兩個世界，蘇州河是分界線。河南已經陽光照耀，充滿了歡呼。河北正落注黎明前的黑暗中，處處槍聲，密得跟暴雨一樣。

這樣的過了一整天，二十六日早晨，北邊的解放軍也攻入市區了。蘇州河北的市民再也忍耐不住，不管槍彈橫飛，大家跑上街來迎接自己的隊伍。看到雙手持槍，正在搜索前進的解放軍戰士，就一齊擁上前去：

「弟兄們，辛苦了！」「你們可來了！」「讓我我們握手！」「感謝你們解放上海！」……

回答是一臉純樸的笑，解放軍戰士說：「沒有什麼，本是大家的事！」

是的，這本是大家的事！多少上海市民也投進了這場神聖的戰爭。有的組織人民保安隊；有的報告敵情；有的跟解放軍一起，搜索殘敵，勸他們放下武器……更使人激動的是，工人們全堅守在工廠裏——這全是人民自己的財產了呀！我們不能讓反動派惡毒的破壞。四年前日本投降時候的上海熱烈情景，今天在重演了。人民是多麼渴望自由的日子呀！

二十七日上午，反動派殘軍終於全部放下了武器。上海整個解放了！街頭早泛濫着人的浪潮。那邊是「活報隊」，扮演着反動派的暴行——我們不能忘記仇恨。這邊是一秧歌隊，唱着扭着，春青的旋律象徵新中國的希望。「我們的隊伍來了！」紅旗飄揚，遊行的行列在人叢中穿過。「我們一定跟着你走！」那邊又是一隊，高擎着毛澤東的巨像。

「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上海！」六百萬市民一齊喊。我們爲了這麼一天，眼珠都要盼望穿了。現在，我們不惜把喉嚨喊破。這不是標語，不是口號。這是從我們心底發出來的，熱情的嚴肅的誓言。我們喊，我們一定得做到。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上海！



• 捷 地 •

蔣家天下要送終

蔣家天下要送終，
反動政府亂哄哄；
幫兇都怕把命送，
這個主張搬廣東，
那個主張搬廣東。
伊呀嘍啲！
奉化溜去個大總統。



* * * *

千 年 古 樹 開 了 花

• 滄 柞 •

大路走了千千萬，
小路走了萬萬千，
鞋底腳跟全磨穿，
黑夜偏想找青天。
這山望去那山高，
這裏望去那裏好，
什麼林出什麼鳥，
蔣管區全都是一團糟。
交租交稅一身光，
生下兒子給老蔣，
滿天烏雲等雷響，
受苦人就等共產黨。
陰天沒有晴天長，
上海忽然出太陽，
要問太陽是哪個，
就是中國共產黨。
千年古樹開了花，
受苦的百姓當了家；
早久的稻田要灌水，
翻身的百姓要靠
共產黨來領導咱。





小車歌

·地捷·

支格支格推小車，
江北一推到江南，
上公路，
下河岸，
支前*憑我雙腳趕；
兩旁軍隊忙來往，
跟上，
跟上，
我小車車輪緊打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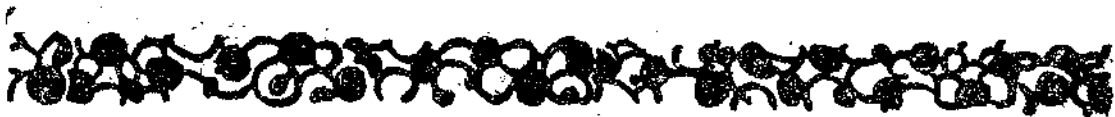
支格支格推小車，
天亮推到落日頭，
進城市，到街口，
支前小車各路走，
大家翻身大家好，
加油，
加油！
革命工作大家都加油！
*支援前線

* * *

幕後牽線作主動，
假裝和平把人哄，
心虧情虛理又窮，
左說人民太苦痛，
右說人民太苦痛。
伊呀嚶喲，
有臉來把好人充。

偽裝分子大出動，
棺材邊上做郎中。
四方棺材氣不通，
蓋上蓋下打個洞，
和平空氣通一通。
伊呀嚶喲，
七手八腳救害蟲。

人心一齊向中共，
哪個不想除害蟲。
解放軍一到滿天紅，
這家掛起紅燈籠，
那家掛起紅燈籠。
伊呀嚶喲，
人人擁護毛澤東！



渡江報告



解放軍是這樣過江來的

楊剛

這裏記的是陳毅司令員在丹陽記者招待會上講的話。

第三野戰軍所管的渡江前綫是在安慶與蕪湖間的江面。渡江是四月廿一日晨零時發動的，廿四小時內，幾十萬大軍已全部跨過長江，使反動派匪軍崩潰逃散。我們從報紙上看來，好像這是非常輕鬆的。卻不曉得在渡江前的困難要需用多少力量，多少準備纔把它們克服。

準備渡江的解放軍大部分都是北方孩子，不習於水。他們聽說長江比海還要寬闊。鳥兒飛時，嘴裏要啣一根小枝，飛累了，放下小枝歇在上面一下，腳起小枝再飛，飛了再歇，不知要歇多少次，纔能達到彼岸。他們聽說在江南地上隨便伸手都摸到長蛇，蚊子有螳螂那麼

大。有的人上了船連站都站不住，看見水就要頭暈。上小船的跳板他們害怕，走上去，一看見水就不大敢邁步。在過淮河的時候，他們已經感到了困難。好在淮河是沒有敵人防守的，不用擔心。但是過了淮河之後，南邊不如北邊的感覺就在他們心裏生長。南邊第一是多雨。行軍時一雨七天，戰士們在路上跌跌滾滾，弄得像泥球。完全不像北方乾乾燥燥的好走路。南方田徑又窄，兩邊水田，不像北方到處路寬好走。尤其是砲兵在江南田埂上感到爲難。有時候大砲得用幾十人擡着走。所以戰士們沒到江邊已經覺得大江和江南令人討厭。

此外，解放軍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困難，都得自己想辦法。

皖南的老百姓替軍隊出許多主意，幫他們戰勝水的恐怖，戰勝渡江的困難。在解放軍自己，雖然已經是一百戰百勝的雄師，卻決心從頭做小學生，日以繼夜的學習渡江。

巢湖練水軍應該是解放戰史上重要的一頁。三月間巢湖沿岸的老百姓天天看見成羣成隊的解放軍圍在湖邊，專門上船下船，下船上船。走上跳板又下來，下來了又上去。把船擺出水去，沒幾遠又擺回來。不但是戰士們如此，連武器也是如此，天天把槍砲搬上各式各樣的木船，搬上又搬下，上帆下帆，搖船撐船。日日夜夜，解放軍如同瘋了一樣，專做這些老百姓看來毫無道理的事。就這樣，幾十萬北方人學會了跑跳板，在船上站得住。他們學會了在一百噸重的木船上放什麼樣的武器，在二百噸的船上又放哪一種。

以後他們要學渡過湖面。使用了兩個師去做這件事。一個師在一點鐘內，掌着順風就渡過了湖。湖面比長江寬了好多倍，能在一點鐘內渡過，北方人因此就知道過長江無非幾分鐘的事。但另外那個師卻在巢湖裏搞了三天三夜，又遇逆風，連自己的隊伍都不能集合。解放軍就使用自己習慣的檢查辦法，來研究兩個師成績大異的原因。發現第一個師在渡淮之後就把水當做大問題來探討。他們實行找諸葛亮。師長將軍們親自去拜訪地面上有經驗的水手，請了幾百人來吃飯請教，送這些人到連隊裏去講駕船，風向，水性的道理。隨後又請他們帶了隊伍天天到水上去練習。結果，他這一師人在一點鐘之內抓到順風就過了湖。另外一師也是練習了的，可是沒有第一個師做得仔細，它失敗了。而第一個師的經驗就成了

全軍的模範。這時候，老百姓都自願替解放軍駕船渡江，可是解放軍因為老百姓不習於戰爭，決計自己依照人民的辦法練自己的水手。每個軍在一個月內練了二三千水手。於是飛渡長江的翅膀就完成了。

可是敵人卻還在夢裏。他們絕對不能想到這樣可怕的長江，有他們的海陸空軍大砲和飛機監視的長江，我軍怎樣能夠靠近。解放軍到了長江，派了偵查員過江去，在他們的大砲下面練習爬懸岩，走峭壁，他們完全不知道。四月廿一日大軍從江上排山倒海而來時，他們疑為神兵天降。同時江南游擊隊又出來夾擊，匪類只好摸頭就跑。

我們只有極少極少的救生圈。那裏夠用呢？但是老百姓告訴我們用三角板和稻草圈。三角板是三角形的木板，中間空了，套在脇下像一面枷。稻草圈是十二斤稻草紮成

的，繫在上身週圍。人下了水浮起來可以游過水去。在船上的戰士們照例是不開砲的。因為每開一砲，船就往後退一截。只能任敵人開砲，砲火密或者船翻了，就游過去。事實上敵人的機關槍極難打中小船，打中了，也只是一個小洞。這也是練習過的。解放軍故意把空船放到江心開槍去打，船只是打轉轉，卻不能沈。渡江船的數目損失甚少。打傷了的用帆布很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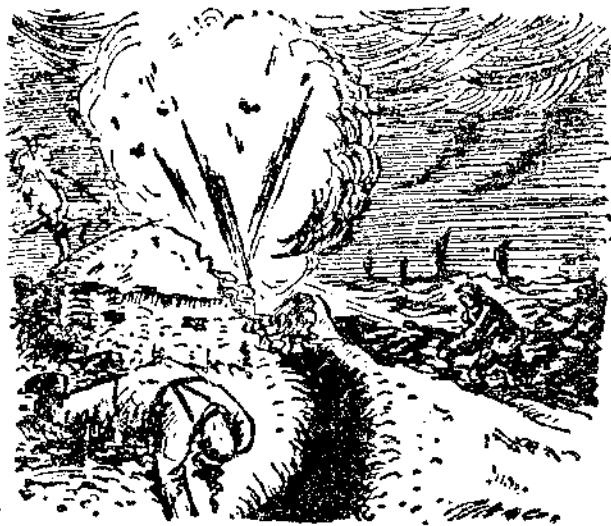
強 渡 長 江

突擊手們正在連聲叫好，第一顆信號彈燦然昇起了，接着一處處的出發信號在野空結成了遙相輝映的星

就修好了。
 解放軍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養成了一種風氣，遇事跟老百姓學習，跟他們商量，實事求是的演習。一個地方學會了，就傳出來大家學。「我們有事就拜訪諸葛亮，請他們來教我們。我們又有軍中的民主討論，連隊裏反覆開會，提出許多問題來，補充老百姓的法子，使那法子一定是盡善盡美，就是這樣，我們過了江。」（摘錄大公報）

四月二十一日傍晚，無數個突擊隊同時奔向各港口，有秩序地登上預定的快船。突擊手們進入船上的工事裏，朝看對岸架起了各種自動武器。更多的二梯隊隱蔽在堤岸旁和起伏地帶。數以千計的各種口徑的美式大砲無聲地對準了南岸敵陣的目標。指揮員們同時用好幾個錶校對着時刻。除了指揮所裏不斷的講話鈴聲和江南岸幾處機噐的呀呀聲，江岸是一片沈寂。

突然間，——千百噸的鋼鐵開始向南岸傾瀉了。這是人民砲兵的轟擊。暮色蒼茫的對岸敵橋頭陣地，頃刻間便埋在濃煙裏。突擊手們正在連聲叫好，第一顆信號彈燦然昇起了，接着一處處的出發信號在野空結成了遙相輝映的星



在頭頂嗚咽盤旋的敵機，倉惶撤出照明彈，映出一片白茫茫的江水。對岸敵人開砲了，炸彈在中游掀起水柱，巨浪撞擊着船身。而突擊隊依然破浪前進。一隻船被炸開了個大洞，湧注的水頭無法堵塞，共產黨員張天倫立刻套上救生圈，奮勇跳到滾滾的急流裏，用棉花從

聶春台和他的小船

關維華

機槍手聶春台過去在家裏弄過船，這次渡江作戰中擔任了水手。在荻港東北的黑沙洲邊上，他划的小船往南岸送了五次部隊。已經是深夜兩點鐘了，剛要拔錨開向北岸，江面突然出現了一羣黑壓壓的怪東西，翻起一道猛烈的波浪。水手們馬上明白：這是國民黨的軍艦來了。但是船上一共只有四個人，誰也沒有帶武器，而且除了聶春台以外，誰也沒有打過仗。聶春台馬上把三個船工送上岸去，隱蔽到交通溝裏。他的心裏像火燒一樣：「這隻船若是真被敵人拖走或是打毀了，該少過多少隊伍啊！可是我一個人，沒枝槍，也沒顆手榴彈，怎麼辦呢？」他在船裏急的轉來轉去，恰巧在後艙裏找到了部隊遺留下的三顆手榴彈，他就一把抓起來，高興地跳上岸去了。他隱蔽在岸邊，手指扣着手榴彈弦。

兩艘軍艦逕自駛向港口，沒靠攏又溜過去了。後面緊跟着三隻汽艇，頭兩隻也沒靠岸，最後一隻卻向小船緊靠過來。汽艇打了一陣機槍後，一個帶着大蓋軍帽的傢伙就從前艙鑽出來，走到船尾上，躬着腰要拉走這隻小船。這時聶春台就猛力扔出一顆手榴彈，正好打中機艙，炸得那傢伙一個筋斗栽下去了。跟着第二顆手榴彈炸到機器上，小汽艇就一漂一幌地在水上打起轉來。緊接着第三顆又在原處爆炸，白燄就頓時從機艙和船艙裏冒出來。船裏的敵人都跑出艙來作揖喊叫：「同志饒命，我們投降！」這是敵海軍第五巡防艇隊的一福德廿五號一巡防艇，聶春台把艇上的兩挺重機槍，三支步槍，兩支匣子槍和這些俘虜交給了部隊，又和那三個船工划上自己的船，去運送部隊過江了。（摘錄解放副刊）

外面把洞口塞住。敵人向江面投射着燃燒彈，勇士們在船上說：「登了陸再教你們看厲害。」一刻鐘過去後，橫隔着二千公尺江面的安慶南岸，昇起了中路軍登陸信號。在馬當方面，冒雨前進的西路軍也在敵陣山頭上燃起了熊熊的信號火把。被泥灘擋住了船隻的東路軍某部突擊隊，紛紛縱身跳進沒腰的深水，跨涉過五十米寬的濼泥灣端着自動火器撲向敵陣。剛從地堡裏鑽出來企圖抵抗的敵人，轉眼間便被自動火器的風暴和衝鋒的殺聲吞沒了。這時南岸的低空飛起越來越多的信號彈，這是登陸信號，占領橋頭陣地信號，要求砲兵向縱深延伸射擊的信號，和先頭部隊向兩翼擴展以及開始向前追擊的信號。敵人經營了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就在這些虹彩繽紛的信號底下全部崩潰了。二十二日清晨，馬當香山上現出了一面大紅旗，陽光中旗上顯出兩行大字「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轉載上海解放日報）

兄妹勞軍 (秧歌劇)

陶治詞 施任曲

人物：兄——青年農民 戰士——人民解放軍
妹——村姑 羣衆

〔開場時：鑼鼓聲大作，旋即終止。兄挑担，妹提籃扭出。提琴（或二胡），三絃奏過門〕

F 調 2/4 中板。

5 6 3 2	5 6 3 2	1·2 3 5	2 —	5 6 3 2
5 6 3 2	1·2 3 5	2 —	0 5 2	0 5 2
0 5 2 5	2 5 2 5	2 5 5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 1 1 1	1 6 5 .	1 1 1 1	1 6 . 5 .	5 1 7 5 .
5 2 5	5 0			

〔兄妹齊唱〕
F 調 2/4 中板。

(3 5) 6	1̣ 1̣ 6̣	(5 3 5 1)	5 —	(3 5 6 6)
---------	----------	-----------	-----	-----------

五 月 起 襄 來 麥 苗 長 行 解 放 軍
挑 起 担 兒 往 前 行 急 急

(1 6 5 3)	2 1 2 3	2 —	5 7 0	5 7 0
來 到 忙 忙	上 海 好 地 方	停 人 豬 人 民 呀	翻 身 呀	
5 3 5 6	1 —	(6 1 2 2)	(3 2 1 6)	(5 3 5 1)
得 到 解 放	放 去	從 此 給 那 幸 福 的 又 安 放		
5 —	2 1 2 3	2 . 3	5 3 5 6	1 —
康 軍	哎 兒 米 采 花 花 啊	哎 兒 海 棠 花		
(6 1 2 2)	(3 2 1 6)	(5 3 5 1)	5 —	
從 此 給 那 幸 福 的 又 安 放 軍。				

〔兄妹唱完第一段後，接下面朗誦。〕
〔朗誦用板。〕

團劇今

兄：我兄妹，木姓王，家住在江灣五角場。

國民黨，像豺狼，做百姓的滋味不好嚐。

妹：天不亮，就起床，一年到頭忙。

又徵兵，又徵糧，苛捐雜稅愁鬢揚。

兄妹：自從解放軍來到，趕跑了惡豺狼。

以後的光景就會好，一家老小喜洋洋。

革命戰士辛苦了，我們快些去慰勞，去慰勞。

〔兄妹接唱第二段歌詞，唱完下場。〕

〔戰士扭出，樂器奏過門。〕

F 調 $\frac{4}{4}$ 稍快。

2. 3 5 5 | 3 5 3 1 2. 6 | 5 1 6 5 4 5 | 2. — . 0 ||

〔戰士接唱〕

F 調 $\frac{4}{4}$ 稍快。

2. 3 5 5 | 3 5 3 1 2. — | 6 3 6 3 | 2 3 2 6 1 0 |

人民軍隊 個個要牢記， 三大紀律 八項的注意。

2 2 3 2 1 | 2 1 2 3 6 2 7 6 | 5 . 7 6 5 6 1 |

第一堅 決 革命要徹底， 快 把人民政權

1. $\overbrace{2 1 2 3 2 0}^{\cdot}$: || $\overbrace{2 1 2 5 5}^{\cdot}$ — ||

來 建 立， 來 建 立。

〔兄妹扭出。〕

〔樂器奏過場曲，小鼓每拍一響，小鑼敲第三拍。〕

F 調 $\frac{4}{4}$ 急促。

0 5 | 2 5 2 1 2 5 0 2 | 1 2 1 6 5 1 0 5 |

2 5 2 1 2 5 0 2 | 1 2 1 6 5 1 0 6 |

(漸慢) (更慢)

5 1 6 5 4 5 0 2 | 5 4 5 2 5 1 0 2 |

〔兄妹戰士相遇〕

5 4 5 2 5 1 0 2 | 5 4 5 2 5 1 0 |

中板。

5 2 1 5 — | 2 5 1 5 4 2 4 | 5 — . 0 |

f f f f f f f | 不 0 不 0 不 0 不 0 不 0 0 0 0 |

F 調 $\frac{4}{4}$ 中板。

5 5 4 5 1 5 . 4 | 2 2 1 7 5 1 — |

〔兄〕 尊一擊好同志， 先來 行個禮，

〔妹〕 真不能算慰勞， 只是把 心意表，

〔戰士〕 不敢當不敢當， 老鄉們 太客氣，

〔兄妹〕 多虧 解放軍， 趕跑 惡豺狼，

(21)

2 ⁴ 7̣ 1̣ 2 5 2 0 | 1 6 5 1 5̣ — |

送 上 慰 路 微 表 意
柳 下 勞 微 您 別 心 見 笑
收 下 品 少 東 請 是 不 過 當
不 然 然 然 然 然 然 然 然

1̣ 1̣ 6̣ 5̣ 1̣ 5̣ . 4 | 2 1 2 4 5 4 5 — |

(過門)

[戰士接唱]

F 調 4/4 中板。

5 5 4 5 1 5 . 4 | 2 2 1 7 5 1 — |

你們的好心意， 實在 太感激。

2 ⁴ 7̣ 1̣ 2 5 2 . 4 | 5 5 4 5 7 1 — |

解放 大上海，是 人民的力 量。

[銀角(或旁的樂器)奏出前奏。]

[羣衆從四週擁出]

F 調 3/4 小快板。

0 1 1 1 5 0 | 0 2 2 2 1 0 | 0 4 4 4 5 5 5 ⁴ 7 7 |

⁴ 7 1 — ||

[兄妹,戰士,羣衆邊舞邊唱,樂器和,大鼓每拍一響]

F 調 3/4 小快板,有魄力。

0 1 5 1 0 | 0 6 4 5 0 | 2 1 2 4 5 0 | 0 6 5 5 0 |

共 產 黨, 像 太 陽, 普 照 四 方, 兵 又 強,

0 4 2 5 0 | 2 1 7 1 0 | 0 5 1 7 . 1 |

馬 又 壯, 跨 過 長 江, 把 反 動 的

4/4 4 2 0 5 0 2 2 0 | 3/4 0 5 1 5 . 5 | 1 5 0 6 0 6 |

勢力 全 掃 光。 使 中 國 的 人 民 獲 得

5 5 — | 0 1 5 1 0 | 0 6 4 5 0 | 2 1 2 4 5 0 |

解 放, 共 產 黨, 像 太 陽, 普 照 四 方。

0 6 5 5 0 | 0 4 2 5 0 | 2 1 7 1 0 | 0 5 1 7 . 1 |

兵 又 強, 馬 又 壯, 跨 過 長 江, 把 反 動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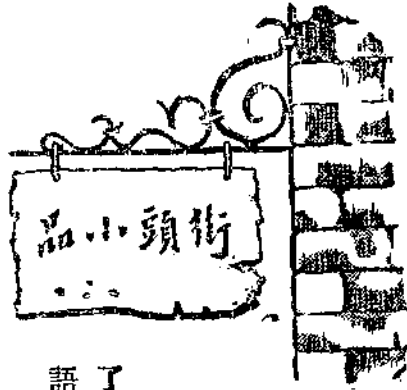
4/4 4 2 0 5 0 2 2 0 | 3/4 0 5 1 5 . 5 | 1 5 0 6 0 5 |

勢 力 全 掃 光, 使 中 國 的 人 民 獲 得

⁴ 7 1 — ||

[鑼鼓聲大作。在鑼鼓喧鬧聲中收場]

[註]舞台演出時,羣衆可不出場。



人民幣，大勝利

方白

一 又是一場戰爭

這幾天，上海的街頭熱鬧極了，到處是宣傳隊，到處是標語。

宣傳和標語，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取締銀元買賣；勸導銀元販子，快快改行，不要再做這種害人的生意；反對投機商人，破壞幣制，擾亂金融；擁護人民幣。

你看吧，有學生宣傳隊，有工人宣傳隊，有解放軍的宣傳隊。他們向過路人，向商店，講說着使用銀元的害處，講說着買賣銀元的罪惡；他們大聲疾呼，用銀元來破壞人民幣，也就是破壞解放區人民的生

活，這是蔣介石匪幫的陰謀詭計！
你再看看吧，在解放日報上，工人講話了，婦女講話了，上海市民講話了，文藝作家講話了，他們一致聲討「銀牛」，反對銀元投機生意。
僅僅是說一說嗎？不，有些工會已經宣布，發工

資時不要銀元了；有些商店也在櫥窗上貼出聲明，售貨不收銀元了。

這還不算，上海市人民政府已經出兵了，這是一支突擊隊，在六月十日上午十時，檢查投機中樞「證券大樓」，在這所大樓中，從二千一百一十三個人裏面，捉到二百五十多人，還查到許多黃金銀元，許多做投機生意用的電話機。

很顯然地，這是在上海這個地方，繼續放戰爭之後的又一場戰爭。這是在軍事戰場之外，另一個戰場上的戰爭。

二 哪裏來的銀元販子？

銀元販子是從哪裏來的呢？他們是在蔣介石匪幫的黑暗統治下產生，而且遺留下來的。所謂「銀牛」，在上海市民的眼裏，正是一批頗為熟習的人物。

這批銀牛，在國民黨反動派造成的腐惡的社會上，或者過慣了白相生活，或者陷於失業的困境，都

是脫離生產的份子。那時候他們作了「銀牛」，是情有可原的。因為脫離生產雖是全社會的損失，然而這個不能怪他們，或者不能全部怪他們。

是誰破壞社會生產的？是國民黨反動派；罪魁是蔣介石！是誰破壞人民生活的？是國民黨反動派；罪魁是蔣介石！

那時候，他們沒有罪。而且當偽金圓券信用破產的時候，當國民黨通貨膨脹天天跌價的時候，人們要買賣銀元，就不能沒有中間人。那時候，銀元販子對於市民生活，倒也添了不少的便利。

可是，上海解放之後，這情勢就完全改變了。現在在人民手裏拿着的是人民幣，這是人民自己的貨幣，人民自己的貨幣是不允許破壞的。假如再來買賣銀元，便是破壞人民幣，便是人民的敵人。

而且現在是人民政府，人民自己作主人了。現在是要增加生產，人人應該勞動了。假如仍然脫離生產，便減少了建設新社會的力量，這也是人民所不許的。

蔣政府曾經讓我們留下了滿街的垃圾，我們怎樣對付牠呢？辦法是掃除乾淨；假如不是垃圾，而是殘破的車輛，阻塞着道路，那就不是掃除，而且送到車

廠裏去，修理一下，重新為人民服務。

對於銀元販，只有教育他們，改造他們，是最好的辦法。

三 形勢變了心理沒有變

僅僅是一批銀元販子，難道就能夠出現銀元市場麼？不，在上海人民的手裏，還保存着許許多多的銀元，在上海市民們的心裏，還多多少少偏愛着一些銀元。正是這些銀元和這種心理，加強了銀元的聲勢。

這些銀元是哪裏來的？蔣政府時代留下來的。

這種心理是哪裏來的？也是蔣政府時代留下來的。

好，都是老貨色，同時，也都是有害的貨色。雖然從前牠們都是對的，現在卻都錯了，原因是形勢變了。

從前，蔣介石匪幫玩過許多套騙人的把戲，而偽金圓券便是其中之一。這個匪幫用偽金圓券作工具，騙去人民手中的黃金白銀，騙去農民的糧食，工廠的貨品。牠沒有一點準備金，卻無限制的發行。物價天天漲，人人受損失；鈔票拿到手，不久就成了廢紙。人人痛恨偽金圓券，不得不尋找一種武器，保衛自

己。

那時候，銀元恰恰擔任了這一種任務。誰能毅然決然拋棄偽金圓券而換成銀元，誰就可以少受損失。誰要是保存偽金圓券，誰便是大傻瓜！

這是對的，當人民和蔣介石匪幫對立而需要自衛的時候，應當偏愛銀元，因為牠幫助了人民。

但現在這個匪幫滾蛋了，偽金圓券也滾蛋了。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和偽金圓券的性質是完全相反的，人民銀行到上海的第一步工作，便是收兌偽金圓券，僅僅七天的工夫，兌出人民幣三五九、七八九、九三四元，收到的偽金圓券，等於這個數目的十萬倍！

這就是說，三十六萬億偽金圓券已經被人民幣徹底消滅了，牠們再也不能危害人民，人民從這樣大的可能損失之下得救了。

這正是人民幣援助人民的地方，人民幣已經成爲人民的新武器，難道不是鐵一般的事實麼？

在這個時候，誰要是還偏愛着銀元，不願相信人民幣的價值，誰就是破壞自己的新武器，誰就是個大傻瓜。

對於這樣的大傻瓜，是應當教育教育的。

四 反動派一定大失敗

人民幣有準備金嗎？有；這些準備金都是實物，是解放區出產的糧食、煤、油、鹽、烟葉，沒一樣不是值錢的東西。

人民幣有通貨膨脹的現象嗎？沒有；雖然解放區一天天擴大，使得人民幣流通的數目，也一天天加多；可是，當作人民幣準備金的各種物產，也在一天天加多；所以人民幣沒有一點膨脹的現象。

正因為這樣，所以人民幣是頂頂厲害的新武器，這也正是蔣介石匪幫所不甘心的。

這一匪幫在軍事上已經被人民打敗了，便想在經濟上破壞人民的生活；要破壞人民的生活，就從破壞人民幣下手。

街頭上的銀元販子，正好給他們利用；證券大樓中就是匪幫破壞金融的指揮部；但是在這種地方活動的，也仍然是一批小嘍囉，強盜頭子還是另有巢穴的。

但是，全上海人民已經動員起來，集中力量，撲滅匪幫了，結果怎樣呢？

反動派一定大失敗，
人民幣一定大勝利。

解放我們自己！

本社

——讀者·作者和編者

社中在本月初收到一封從濟南來的信，原函還是四月五日發出的，大約一直擱在封鎖綫外面，上海解放後纔到我們手裏。

信是一位作者寫來的，開頭這樣寫：

「半年多沒有通信了，真是一言難盡，不知從何說起。你們都好麼？我們這裏是一個新世界，我們重新再學做人，大家的學習興趣都很高……。」

我們現在也進入了一個新世界。以前被束縛的手足解放了，被封閉的嘴巴可以自由說話了，不許轉的念頭可以儘量去想了，不准做的事更可以儘量做了，總之，我們都自由了，解放了。

可是我們也覺得有點茫然麼？有點像一隻剛從籠子裏放出來的小鳥，不知怎樣去在一個新世界裏過新的生活麼？舊的一切，束縛我們的一切，我們要打破的一切，我們是最熟悉的，可是那時候不讓我們去想、說、打破。現在那些「一切」都走了，垮了，只剩下些殘骸，固然我們還應該加以打掃、消毒和改造，而創造新的也是我們更迫切的工作，只感到要想、要學、要做的事太多太多，連做了這許久的「人」，也

成了問題，也要重新再學做起。

很慚愧，我們幾個編者是這樣感覺的，遇到的作者們也這樣感覺，收到讀者們的來信竟也這樣感覺，啊，原來我們都有同樣的感覺呢！

但是新的都是陌生的，我們的腦、口和手足，向來習慣於想、說和做舊有的一切，對於新的還不知道怎樣去着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壓迫者加在我們外面的種種束縛，我們一旦獲得了自由後的茫然，就是因為我們內在的束縛還沒有得到解放，可是這不是戰無不勝的人民解放軍的應有負擔，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解放我們自己！

解放我們自己的武器將是學習、實踐和檢討，並且這還是一件相當艱巨的工作，也許可以稱之為另一個戰場上的戰鬥吧。

「開明少年」的讀者、作者和編者都將是戰鬥員，在批評舊的和學習新的一切上，我們將攜手並進。以前讀者們的許多建議，我們爲了免使大家遭受迫害而暫時擱起的，我們希望能夠隨着環境的進步而一一實行起來。而尤其重要的是在「開明少年」週圍的一切

徵文

題材範圍：我們這一羣

不論你在學校裏，在工廠裏，或在商店裏，你一定參加了許多自己的團體：如級會，自治會，校友會，職工會，聯誼會，伙食團，樂隊，歌唱歌隊，劇團，球隊，等等。這回徵文就請你寫：你的團體是怎樣組織成的？參加的是哪些人？想做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做得好呢不好？以後打算怎樣？……你一定熟悉你自己的團體，所以一定能寫出「文情並茂」的好文章。來稿一律不退，請勿附郵票。應徵者請自留底稿。

請讀者注意：本次徵文將選編應徵文選集，隨本刊49期（本年8月號）贈送定戶。

號召突擊應徵：

本次徵文尚係三月份發動，因戰事激烈，交通阻滯，及言論不自由，大家應徵情緒不佳。解放後我們已可儘量說話，限期很短促，請讀者從速應徵！

少年們：高小初中學生、學徒、練習生、農村少年、少年先鋒隊員、解放軍中的一小鬼等等，一切少年之友們：家長、教師、工廠商店員工、文化工作者、革命工作人員、解放軍戰士等，都請伸手和我們編者連絡。在批評、監督和指示本刊內容以外，還請隨時把你們的各種活動情形紀錄寄給我們，或用通信反映出來使我們能從學習、實踐和檢討中，來解放自己，使本刊真正成爲一個少年們自己的刊物。

爲有較具體的中心，下列幾點似可供大家參攷：

- 一、一切作品和資料應以爭取解放戰爭的徹底勝利，和建設新民主主義新中國的活動爲中心。
- 二、解放前反動派的一切迫害少年的各種罪惡的控訴和

揭露；少年們的英勇反迫害鬥爭事跡及故事的描寫和記述。

三、解放時期協助戰鬥、解決匪軍、護校、護廠、慰勞、慶祝，及各種集體活動等情形的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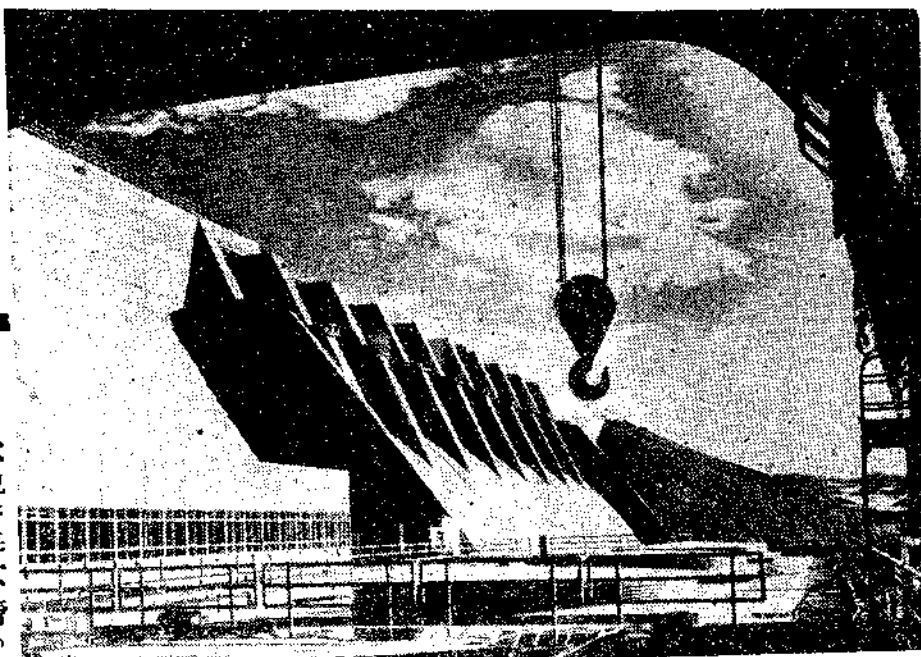
四、解放後的復課、復工、復業及參加生產、學習、宣傳、支援前線活動等動態；各種學習、工作、檢討、生產等會議的紀錄或描寫。

五、在思想、學習和生活過程中發生的各種問題，及其解決的經過情形紀錄或描寫。

來稿不拘形式，不論是記敘文、散文、速寫、報告、通信、詩歌、小說、會議錄、新聞報導以及漫畫、木刻、照片等都可以。

數字：三
日期：千
稿收：以
止日一十三月七

由



美國 T
V A 的
卻洛基
水關

一 TVA

美國有一個 TVA。

TVA 即是田窪局，牠的全名是田納西河谷窪管理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這是一個全世界注意的大事業，大機構。牠把水利事業，電力事業，農業，工業，結合在一起；用大規模的實驗和集體經營的方式，完成了牠們。

牠是怎樣工作的，這裏暫且不說；牠做了些什麼事，這裏也沒法講說；因為講論田窪局的書和文章，已經有三千五百種以上了，可見牠不是幾句話能說明白。

但是我們仍然不妨把最重要的幾點說出來，這就是——

牠從一九三三年起，到現在已經工作了十五年。

牠在五年前（就是開始十年內）已經築成或改善了二十幾所壩。有了這些壩，就可以利用水力來發電。

牠在一九四四年已經能夠產生十二萬萬瓩時的電能，這是十分偉大的動力。

你也許弄不清「瓩時」是怎麼回事。這個不妨事，已經有人計算過了，「一瓩時」等於一個人工作十小時。

那麼，再算算看，十二萬萬瓩時就等於十二萬萬工人工作十小時，等於一百二十萬萬工人工作一小時。

夢想到實現

白方

假定一個工人每天工作八小時，每星期工作六天，一年工作五十三個星期，則一個工人一年的工作是二千五百四十四小時。那麼，田窪局的電能，就等於四、七一六、九八一一個工人，常年在做工。

既然牠有這樣大的能力，當然會做成許多事業。這樣牠就建立了工廠，開墾了田地，製造了肥料，增加了生產，最後，便是改善了那一帶人民的生活。

二 一個農民的實在故事

假如要看牠的成績，有無數的統計圖表作報告。雖然那是很科學的，但我們都寧願講一個農民的故事：

這個人的姓名是亨利·克拉克，他在田納西州格林及爾縣的山上，種了五十五畝田。他的工具是一匹小黑馬和一輛粗製的小滑雪車，他的田裏從來沒用過肥料；有些簡直荒廢着，長着亂七八糟的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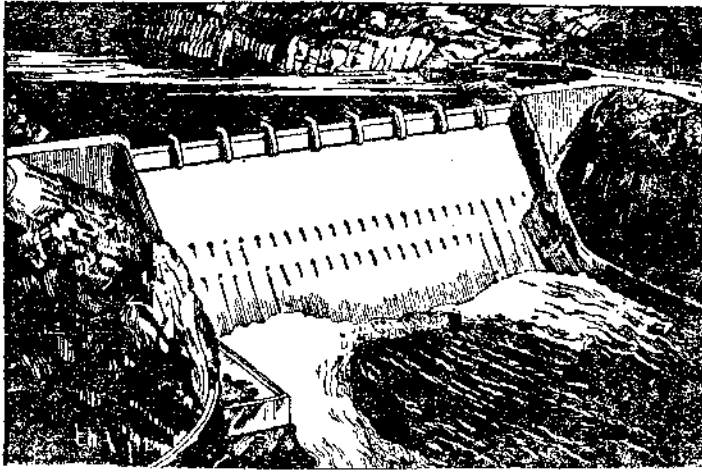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克拉克作了實驗農民，得到田窪局的幫助。

這樣過了七年，克拉克的生活，完全變了樣子。現在他有一片很好的牧場和田地，不但沒有一處荒廢的地方，就是田裏的出產也比從前大了五倍到六倍。

現在，他不再用那匹小馬和滑雪車了，代替這些東西的是一部牽引機，一部收割機，一部播種機。這機器的主人便是克拉克。

現在，他有一羣牛和許多雞子，因此，他又有了很多的牛奶和雞蛋。

現在，他有一所舒服的住宅，田窪局的電力，使得他的屋裏有了電燈、電爐、冰箱和洗衣機



器。他的生活改變了，那是田窪局的力量，倘不是田窪局，他決定沒有力量改變土地的樣子。

理想中的YVA大水開築成後的圖

五千家農場，一百三十五萬農民，而且還有農民以外的工人。

三 美麗的遠景

V A。中國有一個Y

你從這名稱上來看，就知道牠是模倣美國的TVA來的。不錯，正是這樣。因為YVA的設計人，正是TVA設計者薩凡奇(John L. Savage)博士。

YVA的最大建設是揚子江大水

開，和全世界最大的水力發電廠。

這個大水閘建築在長江三峽和宜昌之間，牠的長度是七百六十公尺，高度是二百二十五公尺，可以把長江裏的水位提高到一百六十公尺。

長江裏的水，在這一帶被管治起來，牠變成一個二百五十哩長的蓄水池。兩岸的田因此得到江水灌溉的有一千萬畝，永遠不鬧旱災，年年五穀豐登。

長江下游本來常鬧水災的，現在水在上游變成了工人，不再去鬧禍害人了。

因為提高水位的緣故，長江裏的航運也特別方便了許多。在這兒利用一種特別設計的水門，能夠使萬噸大輪，自上海直航重慶。於是，重慶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內陸港。

大發電廠建築在山洞裏。牠的發電量是每天一千零五十六萬瓩，等於TVA的四倍。

以這水閘所在地為中心，以三百哩為半徑，在這樣一個區域之內，到處都使用着發電廠的電力。從許許多多的工廠以至廣大的農田；從大城市以至小鄉村；從機關、學校以至農民的家庭，都有極便宜的電力使用着。

另外又有高壓電綫，東通南京，西連成都，南到

貴州，北到天水，這電力所影響的人數，比美國全國的人口還要多。

大半個中國建設起來了。然而——

這還不是事實。

這一切，在目前僅僅是一種美麗的遠景。TVA的一切是實有其事的；而YVA卻還是一個夢。

四 科學是武器

其實像TVA那樣大的事業，當牠的計劃沒有實現之前，何嘗不也是一個夢？可是，靠了美國人的努力，他們以二十年的奮鬥，終於把夢想變成事實了。

TVA所利用的，是田納西河裏的水。美國人爲了使這條河流爲人民工作，他們花了很大的氣力。他們最得力的武器是科學。

他們造了二十一個蓄水池；僅僅一個大考里蓄水池，就用了八年的工夫纔造成功，參與工作的有十家最大的私人建築公司。

他們以幾十萬人駕駛着牽引機，清除了一七五、〇〇〇畝以上的田地。

他們開鑿的岩石和地面將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立方碼。使用了最大的電鎚和幾千噸炸藥。

他們投入河

裏的材料，有水泥、石塊、土，總計是一一、三〇〇萬立方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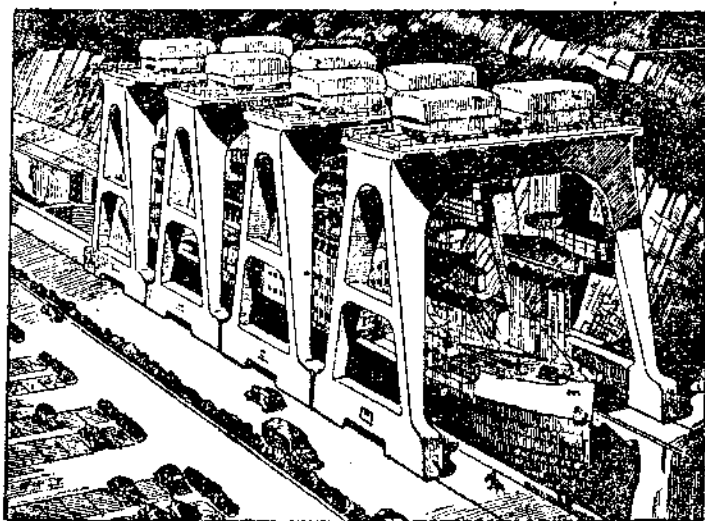
看吧，這是

工程。如果沒有機器，沒有炸藥，沒有電鎚，沒有水泥，就不可能動手。如果沒有科學就沒有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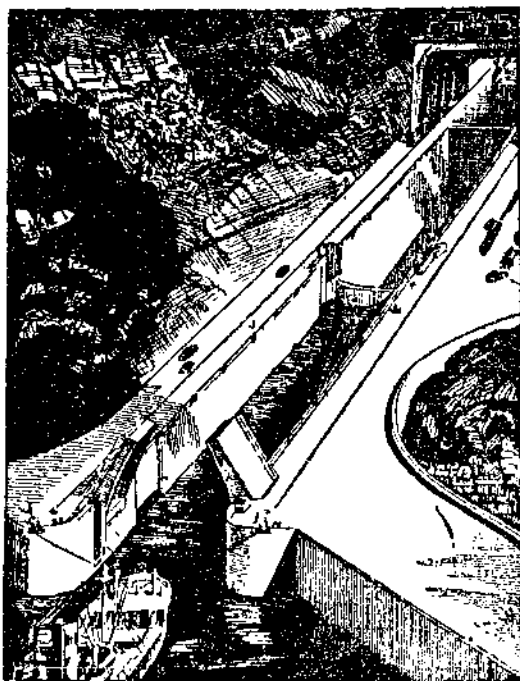
田窪局的主

席利廉德氏在一九四四年時說：

「十年之前，我們在從事於這份工作的過程中，羅致了各種職業專門家的各種技術，如地質學家，農業經濟學家，森林學家，水土保持專家，化學家，建築家，公共衛生專家，養魚家，木材專家……」



理想中YVA特別可通水門萬噸重到上海



Y V A
理想船
關設計

「工程師，生物學家，農業經濟學家，或化學家等等這些分類名詞，所包含的意義實在過於概括了。比如，在處理地上資源的時候，森林專家這一名詞，可以代表一打的各種有關係的特殊技術範圍的專家。」

「看吧，這又是T V A所需要的技術人才。有了這一切的科學技術，纔能實現T V A的理想。」

「如果沒有二十世紀的新式工業作基礎，你不可能建造任何的大水閘和大發電廠；如果沒有二十世紀的

科學人才，你就不可能發揮一個大水閘和一個大發電廠的功用。

五 未完成的圖樣

那麼，中國怎樣呢？

中國沒有新式工業嗎？有，可是小得可憐。中國沒有科學人才嗎？有，可是少得很。

但是，Y V A的遠景，既然轟動了全國，也吸引了不少的科學家，雖然我們的力量很薄弱，也開始工作了。

這工作是三十四年開始的，首先是組織一個三峽水力發電計劃委員會，參加的有揚子江水利委員會，中央水利實驗處，農林部中央農業實驗所，交通部航政司，地質調查所等。再加上資源委員會的工礦電三處，經濟研究所和全國水力發電工程總處。

看吧，雖然這都是一些機關，有的還不妨說是衙門；但牠們卻是一向離不開科學工作和技術的。

到了實際工作的時候，就是這樣：

工程師測量地形；水利專家就觀察長江的水位和流量，地質專家便鑽探地層，研究地質的種類和性質；繪圖專家就把測量的結果，繪成地圖。有時地形

測量必須在飛機上面拍照，就請空軍第十二航測隊來幫忙拍照。

這些工作都免不了要用機器或儀器的，比如地質學家要用鑽探機械，那是從美國買來的；同時，還請來十位美國鑽探人員，因為三峽地質的鑽探工作，已經包給一家美國公司辦理了。又如測量地形的儀器中國也缺乏，又請美國一家航測公司包辦了。

這時候，中央農業實驗所的專家們，研究三峽上游土壤的情形，並且研究怎樣利用江水以灌溉農田；資源委員會工礦電三處的專家們，研究工礦建設計劃和怎樣建立電力網的問題。中央氣象局和中央研究院的氣象研究所，還供給了各種氣象記錄。

舉一個例，比如三峽上游各地的每月雨量，就是必須知道的一件事，因為這是能夠影響長江水位的一件大事。

這樣一來，種種科學都動員了；各種技術人才都動員了，其中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有中國的工具，也有外國的工具，而薩凡奇博士就擔任了全部工作的顧問工程師。

但是，這還不過是籌備工作的一小段。

假如他們工作順利的話，三十七年可以完成。完

成什麼東西呢？是一份三峽水力發電工程設計圖樣。事實是三十六年八月以前，這工作便停止進行了。他們連一份圖樣也沒有畫成功。

六 由人民來完成

是什麼緣故呢？為什麼我們連一份圖樣也沒有產生出來？

這就不僅是科學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

原來像TVA那樣大的事業，不是僅僅靠了科學就可以成功的，牠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羅斯福總統的民主政治。

田窪局不是一個單純科學的實驗，牠是一種科學與政治結合的實驗。田窪局成立於羅斯福當政的第一年，牠的事業是為美國多數人民造福，而不是為了少數特權階級賺錢的。

從這個偉大的目標上看來，牠正充滿了民主的精神。

我們知道美國的政治，州有很大的自治權，州和州之間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但是田窪局一着手便打破了州的局限。

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少數的豪門巨富是特權階

級，站在支配地位的。然而田窪局卻努力擺脫這種束縛，假如有人拿着議員老爺的介紹信來找工作，那是會碰釘子的。

在美國，一向所有的種種計劃，不是官吏的作品，便是所謂實業家的大作。然而，田窪局的設計人卻是另一套作法：「這個計劃，我能夠負責執行嗎？人民是否了解這計劃？是否能夠助其實現？他們是否要自己作個計劃呢？」

田窪局主席利廉德氏說：「人民，在開發資源上是最為重要的。利益和幸福，不祇是人民的真實目的，而且還是完成開發事業的手段。他們的天才，能力和精神都是工具，這不但是「為着人民」，而且是「由人民來完成」的。」

田窪局的最大成功，就在於牠一面是「為着人民」，一面又是「由人民來完成」。

你知道TVA是怎樣成功的，就可以知道YVA過去為什麼連一張圖樣也沒有成功了。

我們不否認時間的因素，更不否認科學的偉力。但更其重要的，是民主政治的決定作用。而舊中國所缺少的恰恰是民主政治。當腐爛的國民黨把持中國政權的時候，當反動的蔣政府進行屠殺人民的內戰的時

候，他們只會壓榨人民，剝削人民，如何能為人民建設科學事業？又如何能為人民造福呢？

反動派不是不要科學，他們會把科學霸為私產，專供自己享受。當腐爛的國民黨統治時代，他們所霸占的財產不是太多太多了麼？

然而，反動派的末日已經到了，中國人民已經翻身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不僅能夠摧毀黑暗的封建勢力，不僅能夠掃除革命的障礙，也能建設一切全新的生產事業，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

過去，曾經在解放區裏表現出來的生產突擊的精神；此後，將在全中國的土地上顯出更其輝煌的成績。過去，我們羨慕美國的TVA，而不能看到自己的YVA由夢想變為事實；此後，我們將要學習蘇聯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精神，改造全中國的面貌，YVA的實現，不過是其中的一項。

改造全中國，是要把一個農業中國改造成工業中國。根據蘇聯革命的經驗，要發展一國的工業，必須先發展一國的動力，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要工業化必須先電氣化。因此，蘇聯在五年計劃中，就建設了幾個大的水力發電廠，再用牠們推動了工業建設。

我們的YVA，一定也會擔負起這樣的任務。



兩根鐵棒 【難題第八號】

謎先生向我睜一睜眼，把他的書桌抽屜拉出來。他從裏面拿出了兩根鐵棒。

「磁鐵棒哩！」我喊。

謎先生責備地瞪着我。

「還沒有弄清別人所給的條件時，永遠不要先下結論，」他說。「兩根鐵棒不過漆得和平常看到的磁鐵棒一樣：一頭是紅的，另一頭是藍的。但是它們中祇有一根是磁鐵棒；另外一根完全不是磁鐵，而是一塊普通的鐵。」

我抓起一根鐵棒在右手裏，另一根在左手裏。

「該怎麼辦呢？」我想。

這時候，西明諾夫、阿爾發和蓓泰從「少共真理報」的編輯部奔回來，一進門就大聲喊道：「真多呀！一萬五千封！應徵懸賞的信堆成一屋子！」他們抓住謎先生的手，開始在房間裏跳起舞來。

多種了幾棵樹？ 【難題第九號】

閱讀這些信件很使人感動。中間也有我們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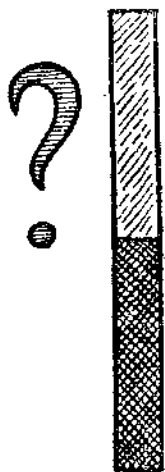
蘇聯 M·蓋爾欣崇作
畢 黎 譯

「這裏哪一根是磁鐵呢？」我問。

「正要你來決定呀。」

我馬上把視線移到安放在桌子上的一盒迴紋針，但是謎先生立刻捉住了我的視線。

「你好聰明呀！這樣去決定它，確實用不到費腦筋。這是三歲小寶寶都會的：吸起迴紋針的一根，一定就是磁鐵棒了。不行，除了這兩根鐵棒以外，你不能利用任何別的東西去決定它。你甚至不許去掂動一根棒，或者把兩根棒放在手指上；要拿牢鐵棒，用力握緊它在手裏。」



的問題。謎先生坐在這些信件上，好像一隻老母雞，撲開着兩個膀子。

「好題目，妙極！」他揮動着一

片信紙，突然喊。「真是從哪裏寄來的呢？喔，史太林諾各爾斯克，一個完全新建的城市哩！阿爾發，荷泰，你們放下那邊的事，去弄午飯吧。聽好，是這樣的一個題目呀！叫做：「植樹節的故事」。

以下他讀着那封來信：

「我們生活在城市裏，這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

請你們想一想，在城市裏能不能紀念植樹節呢？

「我們這裏有新的街道，可是一棵樹也沒有，並且從來也沒有過，現在我們決定要綠化它。你們知道嗎，當菩提樹開花時，它怎樣送出芬芳的氣息來呢？

「我們——就是我領導的一組「夏伯陽」隊和柯斯佳的「基洛夫」隊。（註）

（註）夏伯陽是俄國大革命時候的遊擊隊領袖，基洛夫是蘇聯共產黨的領袖。

「在晚上預備好了鏟子，量好了種樹的地位：樹和樹的距離都等於三公尺。劃分了街道：南面一邊歸我們，北面一邊——歸基洛夫隊。

「「瞧吧，」我們說，「誰比誰強。」

「可是柯斯佳說：

「「斷尾狗追兔子，差得遠呢！」

「我們好笑起來：他們的一組全是些小東西——小的更小。」

「早晨七點鐘，我召集了自己的隊伍。我們約定在八點鐘開始。「呶」，我想，「我們早半個鐘點開動吧。」在七點半鐘就到達那裏，可是柯斯佳已經領着他的大人物們種好了三棵樹！

「「喂，」我說，「謝謝你啦，柯斯佳！這在你們那面可算是一件敬佩的舉動——你們把樹種到我們這邊來了。」

「「怎麼種到你們那邊來呢？」

「「我們的一隊在南邊。這裏究竟是哪一邊呢？正是南邊呀。」

「柯斯佳吓了一聲：「倒霉！」

「「好吧，」他說，「照樣會追過你們的。」

「他們走到自己的一邊去，我們也開工了。這樣

幹着——天氣熱得很。這是一樁清楚的事，我們自己的一排比基洛夫隊先完了工：因為他們替我們種了三棵樹。那時我向自己的隊伍說：

「孩子們，來幫助能力薄弱的一隊吧。」

大家把自己的一排樹再查看了一遍，筆挺的菩提樹好像用了鉛垂線種成的。於是我們走過去幫助基洛夫隊。替他們種了三棵樹——就是說，欠債償清了。此後再替他們種了三棵。再多也沒有可種了：一排樹已經種完了。

「看吧，」我對柯斯佳說，「你們要比我們種得早，我們卻追過了你們。」

「你想想，」柯斯佳說。「有什麼大了不起，只多種了三棵樹！」

「怎麼是三棵？我們一共種了六棵呢。」

「但是我們也替你種過三棵的呀。怎麼你連這算學都忘記了呢？在六棵裏沒有除去三棵吧？」

「我們爭論着，爭論着。我的一隊高聲喊：

「多種六棵！多種六棵！」

「但是基洛夫隊祇顧自己喊：

「多種三棵！多種三棵！」

「我喊：

「多種六棵！這是清楚的事，我們比你多種了六棵樹！」

「但是柯斯佳再喊：

「你們在我這邊種六棵，我們在你們那邊種三棵。擺出種樹的頭腦來吧！六減三——等於三！」

「三棵，三棵！」我對柯斯佳說。「三和三要對消掉，這個人人都懂。但是我們爲什麼要爭論了兩小時呢，最好我們一起和別些人去爭論吧。」

「我走到一個民兵那裏——他是新來到我們那裏的——告訴他一切的經過情形，並且問：

「究竟多種三棵呢，還是六棵？」

謎先生唸完了這一封信。

「用什麼辦法來辨別磁鐵棒呢？夏伯陽隊究竟多種了幾棵樹呢？請大家動一個月的腦筋吧。題解將在下期本欄發表。上期第六七兩號難題的題解，發表在這裏。」

題解第六號 我的姊姊只須抓取三隻襪子，總有兩隻是同樣顏色的。

題解第七號 車長走過了全部火車的長度，即走了一公里的路。但同時他從A城被送到B城，距離是四公里，他乘了三公里的車。車長倘沿軌道走了一公里，不是跳上車尾而是跳上車頭，結果是一樣的。

皇帝和破衣

耀庚·詩 孫平·畫



元宵晚上燈火輝煌，
皇帝也出宮去觀光；
許多大臣們侍候在兩旁，
笑逐顏開，跟隨着皇上。

今天晚上皇帝真高興，
因為他看到了自己的百姓；
「多熱鬧呀多熱鬧！
這真不愧盛世的太平。」

第二天早朝，
一位老臣深鎖着眉梢；

皇帝很親切的問道：
「什麼事情使得你心焦？」

老臣走到皇帝的面前，
垂着頭不敢正視皇帝的臉。
「伏奏皇上，恕臣的忠誠，
您祇看到了熱鬧的表面。
您不知道多少百姓在挨餓，
多少百姓沒有衣穿；
您叫他們耍龍燈，
他們哪個情願？
再這樣下去，
就會變為泛濫的洪水。」

皇帝聽了十分驚疑，
他想老臣的話一定有理。
「究竟是怎樣的呀？」
他決定親自去訪個仔細。

三

穿着破爛的舊袍，
皇帝帶着愁容早朝。
文武大臣分站在兩邊，
一個個都深鎖着眉梢。

皇帝開口就罵糊塗：

「你們祇知道穿緞着綢。
昨天我私自走出宮庭，
看見兩個百姓躺在路邊，
破衣露出手臂，
手臂祇剩皮包骨頭，
爲什麼，
你們卻穿緞着綢？」

從此沒人再敢穿緞着綢；
都把大袍換得很爛很舊。
朝廷上活像一個叫化班子，
皇帝就是這班子裏的班頭。

四

一天那位賢臣穿着綢衣，
皇帝一見就大發
脾氣。

「你爲什麼不知
節儉，

你穿的是什麼東西？」

「伏奏皇上，這是綢衣。
自從皇上提倡節儉，
綢衣的價格算得最便宜。
破衣舊衣都太貴了，
每件要賣黃金十兩零三釐。
乞恕臣罪。」

臣的俸祿還够不上買一件破衣。」
皇帝聽了垂下頭來，
洪水在宮門口開始激盪。



「官家要剝衣裳呀！
不願意凍死的就得反抗！」

五

宮庭裏從此不再早朝；
昏王狐狗都打進深牢。
人民舉着自己的旗子，
元宵燈火照着人的歡笑。

神奇的顏料 (童話)

小 俞 · 文
邢舜田 · 畫

這一天天氣很好，小妞兒走到山坡上。蒲公英仰起金黃色的大臉對她微笑，桃樹枝上新開了幾朵鮮花，很高興的向她招手。牠們都是小妞兒的朋友，小妞兒正跟牠們打招呼，忽然聽見一個聲音說：「小妞兒，有空嗎？給我畫個像好不好？」掉頭一看，原來是老牛。

「好的。你站好，頭放低一點，兩隻鼻孔朝着人多難看呀！好，再往旁邊偏一點，姿勢好看些。」小妞兒教老牛擺好姿勢，就在路旁找了塊石板。「這塊石板真光滑，正好畫像。」

老牛說：「不要畫在石板上，給我弄張紙來畫好不好？」

小妞兒搖搖頭：「我那裏有錢買紙買筆？學堂裏討來的粉筆頭也快用完

了，我正在發愁。前天給張家洗一天衣服，吃了他們三天飯。再找不到工做，明天吃什麼都還不知道呢！」

「聽說東門李家要找人磨粉，你去問問看。」

「幫李家做事，別的倒不要緊，就是不准畫畫，這一點真叫我受不了。」

「他們為什麼不准你畫畫？」

「畫在紙上，說我浪費紙張；畫在牆上，說我弄髒地方；我到外面去畫，他們又說就誤了工作。」

「你總有休息的時候呀，休息的時候出來畫畫總可以吧？」

「他們說，休息的時候少出去跑，待在家裏歇歇，多睡覺，養精神，第二天事情纔做得好。」

「那不悶死了？就像我老牛，每天也總要到外面來踏踏一陣，散散心。」

「就是這麼說呀！可是要吃飯，有

什麼辦法？受不了，也得受。」

小妞兒一面說話，一面給老牛畫像。

小狗阿花一陣風似的奔過來，奔到小妞兒面前。

「阿花，你匆匆忙忙的幹什麼？」小妞兒問道。

「小妞兒，我帶了個客人來看你。」阿花說。

「是誰呀？」小妞兒問。

「是一位藝術家呢！」阿花

眯着眼睛。「他在車

站牆

壁上看見

你給

我畫的像，逢人就打聽畫這像的人是誰。後來他一眼看見我，就認出我正是畫上面的狗，我告訴他你是我的朋友，他就要我帶



他來找你。」

小妞兒已經畫完了，她抬起頭來：「這麼說，那個人聽得懂你的話？」

這時候，藝術家已經提着箱子，走到小妞兒身邊了，他接口說：「當然聽得懂。一個藝術家應當關心自然界的切生物，他要研究動物的語言，要體會花草的感情。別人不注意的事，他要注意，別人不懂得的事，他不能不懂得。由關心產生理解，由理解產生愛，他描出來的畫纔能有感情，有生命。」

小妞兒說：「我真高興你能聽懂動物的語言。大家都不相信動物會說話，不相信花草會表情。」

阿花在旁邊插嘴說：「真是好笑，自己聽不懂，還說別人不會說。」

藝術家問小妞兒：「你是誰家的孩子？叫什麼名字？住在哪裏？」

小妞兒說：「我沒有家。大家都叫我小妞兒。我幫人家做工，幫哪一家就住在哪一家。」

「你怎麼會畫畫的呢？你畫的狗兒真傳神。啊，這隻牛也畫得好。」

「我不知道。我最喜歡畫畫，有空的時候總是畫着玩。我想我畫得並不很好呢！」

他們正在談話，一隻黃鼠狼走過來，對藝術家說：「你好，藝術家先生。蜘蛛大王派我來見你，想跟你做一筆生意，把你的顏料賣給我們吧，我們可以給你很多錢。」

藝術家說：「你們要顏料，可以到鋪子裏去買。」

黃鼠狼說：「可是我們要買你的顏料，別的都不要。」

藝術家說：「我的顏料是自己用的，不出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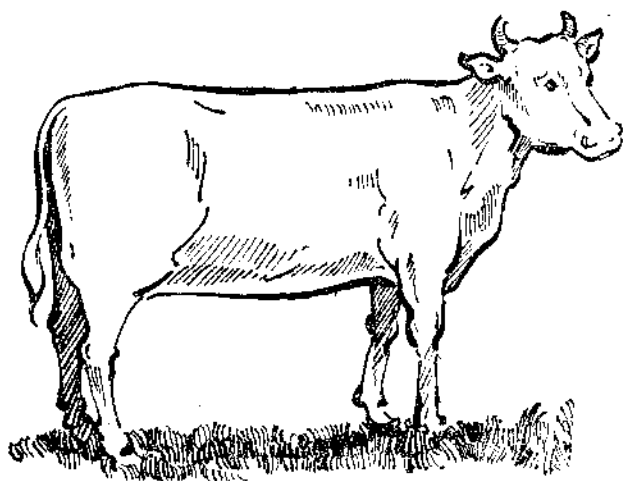
黃鼠狼說：「你不肯賣？」

藝術家說：「我不肯賣！」

黃鼠狼說：「你不賣，蜘蛛大王要生氣的。你知道我們大王的本領嗎？他可以叫天翻地覆，叫日月無光，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藝術家冷笑道：「他有這麼大的本領，又何必需要我的顏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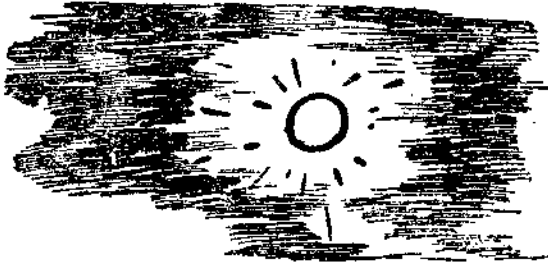
黃鼠狼說：「我們大王的法術只能



破壞，不能建設。他可以弄壞別人的東西，卻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聽說你有一種神奇的顏料，畫出來的東西都會變成真的，要什麼就有什麼，所以他要你賣給他。」

藝術家說：「我的顏料要為廣大的人民服務，不是給蜘蛛王這種驕王享受的。」

黃鼠狼板起面孔說：「好不識抬舉



的東西！你會要後悔的。」

西方突然刮起一陣狂風，灰砂陣陣，遮閉了日光。只聽得幾聲刺耳的猶笑，狂風止處，面前就現出一個怪物，臉和手上的皮膚全是灰黑色的，眼睛和嘴卻像火一般的紅，指甲上和牙齒上留着殷紅的血跡，身上披的那件黑色大氅還發出血腥的氣味，這就是蜘蛛大王。

「哈——哈——哈！」蜘蛛大王的笑聲像一面破鑼，笑的時候露出兩對獠牙，說起話來這兩對獠牙像要嚙碎人家的靈魂。「真是

不識抬舉的藝術家！你不肯賣顏料？」

小妞兒，阿花，老牛全在發抖。

藝術家鎮靜的回答：「我不賣。」

蜘蛛大王就說：「不管你願

意不願意，我是非買不可的。我再讓你考慮考慮，明天來聽回音，這是最客氣的辦法了。別想逃走，隨你躲在那裏，我都能找到的。現在先給點厲害你看。」

蜘蛛大王從懷裏取出一顆小小的丸子，「這不過是我的小型原子彈，明天你如果敢說半個不字，我可沒有這麼客氣了。」他一面說着話，一面將雙手一拍，丸子爆炸，發出一聲巨響。

跟着這聲巨響，來了一陣昏黑，天昏地暗，伸手不見五指。黑暗中聽見蜘蛛大王那破鑼似的笑聲，越去越遠，漸漸聽不見了。

等到黑暗退去，重新亮起來的時候，太陽不見了，燦朗的藍天變得陰沈沈的，堆滿了烏雲，蒲公英的花萎縮了，剛纔開着花的桃樹變成了枯枝。

老牛和阿花都呆住了。小妞兒淚汪汪地說：「那個人做了多可怕事呀！」

藝術家說：「不要緊的，小妞兒，你別難受。讓我來想辦法。」

藝術家打開了箱子，取出顏料和畫

具，動手作起畫來。真是神奇的顏料！他的筆向畫布上一點，天上的烏雲就跟着現出個窟窿，窟窿裏看得見碧藍的天空。他的筆在畫布上掃了幾下，碧藍的天空就趕走烏雲，透露出來。他再畫太陽，天上的烏雲後面就開始發光，彷彿在幕後點上了一盞燈，光線越來越亮，太陽終於露面，烏雲退盡，晴朗的天空完全還原了。蒲公英、桃樹，也都跟着藝術家的筆復活，再生。一切都那麼美好，剛纔的事就像一場惡夢。

小妞兒高興得跳起來了：「藝術家先生，你真了不起！」

藝術家說：「這不算什麼。給大地畫出春天，給人們畫出希望，是藝術家的本份。你畫得不錯，你也可以做一個藝術家。」

小妞兒睜大了眼睛：「什麼？我也可以？我也可以用這種神奇的顏料，畫出美好的東西？」

藝術家說：「當然可以。不過你還要學習，學着怎樣用神奇的顏料為人民服務。」

小妞兒高興極了，馬上拜藝術家做老師，跟他學畫。她現在不必幫張家洗衣，也不必幫李家推磨，她可以整天做她最愛做的事——畫畫。

藝術家一直是在各處旅行，為受苦的人民作畫的。現在他帶着小妞兒一同旅行。阿花捨不得小妞兒，藝術家也喜歡阿花，所以阿花跟他們一起旅行。

他們走了許多地方。藝術家為挨餓的人畫出食物，為受凍的人畫出溫暖。小妞兒看着他畫，也學着畫，不過她還沒有學好，不能用神奇的顏料。阿花也有事做，他四處去跑，看到什麼地方有受苦的人，就來告訴藝術家。

有一天，他們正在一個小城市裏。阿花說他疲倦了，要躺一會。藝術家出去了。小妞兒留在屋裏預備晚飯。

隔壁有位小弟弟，他來告訴小妞兒今晚花園裏開跳舞會。

小妞兒拍着手說：「我頂愛跳舞。」

小弟弟說：「那末快穿衣服！」

小妞兒說：「我不是穿着衣服的啊？」

小弟弟說：「上跳舞會要穿好看的衣服，這個樣子，別人要笑話你的。」

小妞兒說：「那我只好不去了。我沒有別的衣服。」

小弟弟一個人去了。小妞兒嘆了口氣，叫阿花看家，她出去買點小菜。一路走，一路嘆氣，心裏想着跳舞會熱鬧的情形。阿花看她那麼憂愁，也嘆起氣來。

藝術家回來，問阿花道：「你為什麼嘆氣？」

阿花說：「小妞兒是我的朋友，她嘆氣，我也嘆氣。」

「她為什麼嘆氣？」

「她想上跳舞會去呢！」

「那她就去好了。」

阿花又嘆口氣：「上跳舞會要穿好看的衣服，她沒有，所以不能去。」

「哦，原來如此！」藝術家洗臉了一會。「其實我應常想到的，這孩子也太苦了。我這兒還有點錢，馬上去給她買一套衣服吧！」

阿花爲了小妞兒的新衣服，連疲倦也忘掉了：「我也去，我會挑好看的衣服，準合小妞兒的口味。」

小妞兒垂頭喪氣的回來了，右手拎着一把蘿蔔，左手抓着一把野花。

藝術家說：「小妞兒，你怎麼這樣不快活？」

小妞兒說：「小菜好貴啊！我帶的



錢只夠買一把蘿蔔。晚飯菜不夠，你再給我點錢，去買點肉回來吧！」

藝術家說：「我也沒有多少錢了，還有別的用處呢。晚飯就吃點兒蘿蔔算了吧。」

小妞兒說：「老師，你有神奇的顏料，爲什麼不畫一隻雞，或是畫一盆火腿，一碗紅燒肉呢？那樣我們就可以大吃一頓了。」

藝術家微笑着說：「不可以的，小妞兒。神奇的顏料不是給我們自己享受的，更不是派這種用場的。你忘了我常常說的：藝術家要爲人民大眾服務嗎？快去煮蘿蔔吧！我再出去一趟就回來吃飯。快活點吧，一切都會變好的。」

阿花做了個鬼臉：「是的，一切都會變好的！」他說着就跟藝術家一起出去了。

小妞兒生起火來煮蘿蔔。她用野花編成一個花環，套在頸子上，又選了兩朵大紅花插在頭上。

天已經黑了，遠遠傳來跳舞會的音樂。她隨着音樂獨自跳起舞來。隔壁的

小弟弟又來了。

小妞兒覺得很奇怪：「怎麼你沒上跳舞會去？」

小弟弟說：「我不想離開你單獨去玩。」

「啊，你真好！我們就在這兒跳舞吧！」小妞兒拉着小弟弟一起跳舞。

花環受了震動，散掉了。跳舞會的樂聲、人聲、笑聲，越來越響亮，穿過夜空，傳到這一對孩子耳裏。

小弟弟說：「你聽聽，人家多麼熱鬧？我們這樣跳，太沒有趣味。」

小妞兒不作聲，小弟弟的話勾起了她的心事。

「啊，有了！」小弟弟突然拍了一下手，「你老師不是一種神奇的顏料嗎？你拿出來畫一件新衣服，問題不就解決了？」

小妞兒搖搖頭：「不，老師不答應的。」

小弟弟說：「他不會知道的。」

小妞兒還是搖頭。

意指着小妞兒說：「你呀，我看你根本畫不出來。不會畫，乾脆就說不會畫好了，裝什麼蒜！」

「我畫得出來的，我會畫的。」

「我不信，你畫給我看看。」

「好，我畫！」

小妞兒畫起來了。這是她第一次用神奇的顏料，心裏很害怕，又怕小弟弟笑話，提起精神仔仔細細的畫。她畫了一套粉紅色的舞衣，又畫了一雙銀色的舞鞋，畫得很美。

「你畫得真好！」小弟弟伸出大拇指說。「可是，怎麼還不變成真呢？」

小弟弟話還沒有說完，畫面上忽然





動了起來，衣服變形了，鞋子也變形了，但是並沒變成真的東西，而是變模糊了，衣服的紅色和舞鞋的銀色混成一片，結果畫面上只剩下一堆亂七八糟的顏料。小妞兒先是驚呆了，接着就哭了起來：「我做錯了，我該死，我怎麼這樣不長進啊！」

阿花與沖沖的奔進來，看到這情形，怔住了。

「小妞兒，你看我給你買了什麼東西啦！」藝術家還沒有進門就大聲的嚷嚷。他手裏舉着一件漂亮的新衣服，

走了進來。滿臉是笑，他以爲小妞兒一定會樂得不得了。可是，藝術家還來不及看清屋裏的情形，小妞兒已經撲到他身上

放聲痛哭。小弟弟覺得自己闖了禍，悄悄的溜出門去。

藝術家還不明白：「怎麼啦，小妞兒？」現在他看到打開的顏料箱了。「是誰動了神奇的顏料？有什麼強人來搶顏料嗎？他們打了你嗎？」

小妞兒哭得更兇了，「不……是，……是……我，老師……我想……畫一件……衣服穿……我錯了……原諒我……」

藝術家摸着小妞兒的頭髮，「好，別哭了。人都有錯的，只要能改，就是好孩子。神奇的顏料是只爲人民服務的，誰要爲自己享受去用它，它是不肯的。我一直沒有讓你用神奇的顏料，就是怕你沒有把私心完全去掉。我們先要克服自私的心理，纔能成爲人民的藝術家。」

「好一個人民的藝術家，你找得我好苦！」說話的是黃鼠狼，蜘蛛大王的使者。

小妞兒嚇得住了哭聲。

藝術家說：「你還找我幹什麼？我那天就回絕你了。」

「哼，」黃鼠狼冷笑一聲：「沒有這麼容易。你這種人呀，敬酒不吃吃罰酒，好好跟你商量，你倒擺架子。我沒那麼多精神跟你嚼咕。」他高聲叫道：「來人呀！」

立刻有一羣強人擁進來，搶了顏料箱，架着藝術家就走。小妞兒和阿花拚命要保護藝術家，可是沒有用。他們一下子把這兩個小傢伙丟得老遠老遠的，就一蜂窩走了。

「怎麼辦呢？老師讓他們捉去了，神奇的顏料讓他們搶去了，」小妞兒又要哭了。

「不要着急。我們去找他們，想辦法救老師出來，把神奇的顏料也奪回來，」阿花走過來安慰小妞兒。

「可是，我們怎麼找得着他們呢？」小妞兒說。

「笑話，怎麼找不着？」阿花神氣十足的說，「有我阿花在，他們走到哪裏去？你跟我來好了。」

阿花在地上嗅着他們的足跡，一路跟着尋過去。小妞兒跟在後面。走了又

走，走了很多很多路。小妞兒倦了，阿花也倦了，可是他們要救老師，還是打起精神趕路。

終於，阿花在一所大房子前面停住了，這就是蜘蛛大王的宮殿，門口站着兇惡的衛兵。

「到是到了，可怎麼進去呢？」阿花也發愁了，夾着尾巴繞兩個圈子，發現門邊的牆上貼着張告示，正有許多人擠着看。「小妞兒，你去看看，告示上說什麼？」

小妞兒走過去看了，告訴阿花：「告示上說，蜘蛛大王懸賞徵求會畫圖的藝術家，但是如果畫不好，就要立刻殺頭。」

阿花說：「一定是老師不肯替蜘蛛王畫，所以他要徵求別人畫。」

小妞兒發愁道：「老師不知道怎麼樣了？要能進去看看纔好。」

阿花拉拉小妞兒的衣角：「你何不去應徵？這樣就可以混進去了。」

小妞兒有點躊躇：「這太可怕了，畫得不好要殺頭呢！而且，我進去了又

有什麼用？怎麼救老師呢？」

「你是不想救老師了嗎？」

「我要救的！」

「你不敢進蜘蛛大王的宮殿，你怕困難，怕危險，怎麼救得了老師？」

「我沒有，阿花，」小妞兒急着分辨說，「我只是想不出主意。而且，我一個人應徵進去，離開了你，我更不知道怎麼辦了。」

「我知道你的，小妞兒，」阿花換了一種溫和的語調，「我知道你是願意為老師冒險的。困難總是有，隨機應變，隨時想辦法好了。他們會拿神奇的顏料給你畫畫，那顏料是最好的武器，勇敢點吧！我會設法進來幫助你的。」

小妞兒進宮了。宮門裏有一條長長的甬道，走不到兩丈遠，就沒有光亮了，黑漆漆的，陰森森的，什麼也看不清，只有點點慘綠色的鬼火，時時在黑暗中閃爍，還有一陣陣低微的嗚泣聲，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了過來。小妞兒高一腳低一腳的摸索着走向前去，心不斷的

跳，幾乎要從喉頭跳出來了。她偶而也想：別進去了，退回來吧！可是，老師的災難，阿花的鼓勵，都告訴她：只能向前，不能退後！

黑路到底走完了，小妞兒到了蜘蛛大王的金殿，其實這不是什麼金殿，簡直是鬼殿，地下鋪墊的是人和其他動物的骷髏，傢俱也是用骨骼做成的。蜘蛛大王坐的椅子上還墊着人皮。黃鼠狼用一堆骨頭燒着火取暖。

小妞兒在心裏說：「我寧願留在黑甬道裏，也比這兒強。」

蜘蛛大王張開血紅的大嘴，舞動兩對獠牙，開始問話了：「這小姑娘是幹什麼的？」

小妞兒鎮靜的回答：「我是一個藝術家。」

蜘蛛大王笑起來了：「什麼？你？藝術家？」

小妞兒勇敢的說：「你不要笑，我是一個藝術家。」

蜘蛛大王懷疑的問：「你會畫畫？」小妞兒回答：「我會。」

「你會用神奇的顏料？」

「我想我會用。」

「好，讓你試試看，」蜘蛛大王吩咐黃鼠狼把畫具拿來，「可是你記着，畫得不好要殺頭的，可不要怪我。今天來過不少藝術家了，畫來畫去，都畫成亂七八糟的一堆顏色，這顏料可不比平常的顏料。現在你畫吧！」

小妞兒把神奇的顏料接過來，靈機一動，立刻動手畫起阿花的像來。

蜘蛛大王說：「喂，小姑娘，你在畫什麼？」

小妞兒說：「一隻狗。」

「畫狗有什麼用？我要你畫金銀財寶，富貴榮華。」

小妞兒說：「先讓我畫一隻狗試試。以後再畫別的東西。」

蜘蛛大王說：「也好，先看看靈不靈。」

小妞兒快畫好了，心裏非常擔憂，她想：「我畫阿花不是爲了自私擔憂，要他來幫我救老師，老師是人民藝術家，這件事當然也是爲人民的。神奇的

顏料啊，你得顯一下靈纔好，否則我的腦袋掉了不要緊，老師救不出來，人民也就失去他們的藝術家了。」

小妞兒一面擔心神奇的顏料不聽指揮，想拖一下時間，慢點畫好；一面又怕老師有危險，想早點見到阿花，商量營救的計策。她心裏矛盾得很，手也緊張得發抖。

畫終於完成了。蜘蛛大王叫人拿過去給他看，他說：「畫得倒不壞。可是怎麼還不變出來呢？」

畫上的阿花跟活的一模一樣，神奇的顏料也沒有混成一堆亂七八糟的顏色，可是畫像總是畫像，並沒有變成活的。小妞兒定睛看着畫，希望有什麼奇蹟出現。

蜘蛛大王生氣了：「你這小丫頭，神奇的顏料並不聽你的話呀！」

黃鼠狼作威作福的擺出一副兇相：「你騙了大王，你知道該付什麼代價嗎？」他饒的一聲抽出一把寶劍。

「等一等！」小妞兒嚇得叫了起來，「也許沒有這麼快。讓我數十下，

看狗兒會不會出來。」

黃鼠狼說：「十下太長了，只許數三下！」

小妞兒沒有辦法，吸了一口長長的氣，纔說：「一——」把聲音拖得老長老長的。

黃鼠狼等得不耐煩了，代她數道：「二！」

小妞兒叫道：「不，不！我還沒有說出來啦！」

黃鼠狼說：「那就快點數！」

小妞兒吸了口更長的氣：「二——」一面目不轉睛盯着畫上的阿花，後來她實在沒有氣力再把聲音拖長了，只好絕望的停下來。

畫並沒有變壞，這是一線希望。可是現在只剩數一個字的時間了。小妞兒的生死存亡，都在這一個字身上。黃鼠狼的寶劍放着寒光，小妞兒嚇得閉着眼睛數：「三——」她的心跳得太厲害，聲音抖起來，反而拖不長。

黃鼠狼的寶劍已經舉起來了，忽然一聲狗叫，小妞兒睜開眼睛，阿花已經



像變魔術似的出現。小妞兒歡喜得緊緊抱着阿花：「你來了，我多高興啊！」

阿花趁這機會在小妞兒耳邊輕輕說：「我打聽到蜘蛛大王是蜘蛛精，你把他畫成蜘蛛，叫他現原形，他就沒辦法了。」

蜘蛛大王說：「儘抱着小狗做什麼？快給我畫畫！」

小妞兒站起身來：「大王，我給你畫個像吧！」

蜘蛛大王說：「畫像幹什麼，我要你畫金銀財寶，畫貴重的東西。」

小妞兒說：「這些東西也得有個地方攔啊，我畫你身上掛滿了金銀財寶，頭上頂着寶石的王冠，好不好？」

蜘蛛大王說：「這主意倒也不錯，

你就快畫吧！」

小妞兒急急忙忙的揮動畫筆，緊張得像火線上的兵士。她心裏默念着：「蜘蛛大王是為害大眾的魔王，神奇的顏料，你可要幫我為民除害啊！」

蜘蛛大王想着那些即將屬於他的金銀財寶，簡直有點醉醺醺的感覺。他很得意的說：「那頑固的藝術家擺什麼臭架子，他以爲他不動筆我就沒有辦法？現在我可不用着他了。黃鼠狼，去把他幹掉吧！」

黃鼠狼好像覺得殺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差使，立刻應了一聲：「是！」得意忘形，一跳一跳的往外走。

說時遲，那時快。小妞兒已經把蜘蛛大王的像畫成一隻蜘蛛。現在看見黃鼠狼要去害藝術家，又把筆轉過來征服他了。

黃鼠狼跳到門口；正想跨出門檻，他的腳卻不聽指揮，好像在地上生了根，用盡力氣也跨不過去。他吃驚的叫道：「怎麼啦？我的腳跟石頭一樣，提不起來了！」

小妞兒越畫越快，畫筆飛一般的跳動。她咬着牙說：「是的，你這壞蛋，你的腳是石頭，我是這樣畫的。你的心跟石頭一樣，所以你混身都要變成石頭！」

黃鼠狼恐怖的叫：「大王，快救我呀！」可是小妞兒畫得真快，黃鼠狼混身僵硬，完全變成石頭，再也不會說話了。

小妞兒笑着說：「你的大王救不了你，他自己早就現了原形！」

蜘蛛大王變的那隻醜陋的小蜘蛛，已經從王位上爬下來，要想逃走。阿花跑上去，舉起前腳，輕輕一擊，就把他打死了。「看你再橫行無忌，到處害人！」

蜘蛛大王一死，他的法術消失了，宮裏那些兇惡的衛兵也跟着現了原形，都變成醜陋的小蜘蛛，四散逃走。

小妞兒說：「阿花，我們算是勝利了，壞人已經除掉，可是怎樣去找老師呢？啊，有了，我把他畫出來吧！」

藝術家的像畫好，他本人也跟着出

現了。

小妞兒和阿花圍着藝術家，就像久別重逢似的，說不盡的高興。

藝術家說：「小妞兒，好孩子，你已經學成了。你現在已經是一個人民藝術家，會用神奇的顏料，懂得為人民服務了。我分一半顏料給你，我們分頭工作，可以發揮更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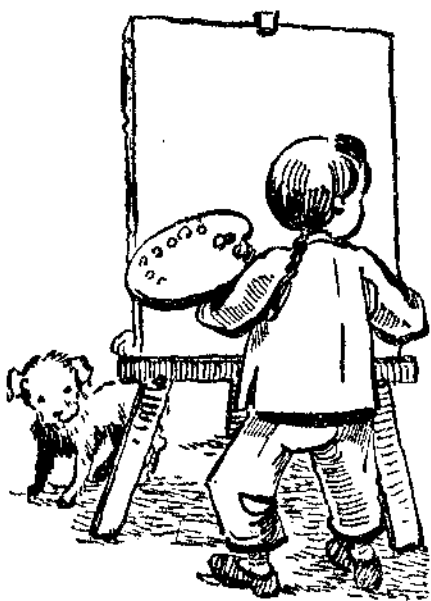
小妞兒說：「不，我捨不得離開老師。」

藝術家說：「我們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我們在一起，只有一個地方的人民得到好處，我們分開了，就有兩個地方的人民得到好處。人民藝術家越多，人民得到的好處越大。你已經可以獨立工作了，努力去幹吧！」

阿花說：「那麼我呢？」

藝術家說：「小妞兒年輕，你陪着她去吧！你是她的好朋友，可以幫助她，鼓勵她。」

小妞兒帶着阿花，跟老師告別了。



為人民的藝術家多了一個，還有很多個正在成長之中。慢慢地，人民藝術家越來越多，神奇的顏料不再是奇蹟。這些藝術家的熱情和勞力，將要創造出一個最美麗的世界。

這篇童話是根據蘇聯童話劇「神奇的顏料」改寫的。故事情節和裏面的角色都有些更動。原劇本是阿力山德拉·勃魯斯坦與娜傑日達·阿別茲古斯合作寫的，已由任溶溶先生譯成中文，在立化書店出版。

開明少年文學叢刊

帖木兒

蓋達爾著
依敏譯

定價〇·六〇

蓋達爾是蘇聯著名的兒童小說家，他的作品翻譯到中國來的有「遠方」，「第四座避彈室」等。這本「帖木兒」是他最負盛譽的兒童小說，描寫蘇德戰爭中，蘇聯的孩子們怎樣自動的組織起來，用各種方法幫助出征軍人家屬。帖木兒是一羣孩子的領袖，聰明，正直，勇敢。「向帖木兒學習！」成了蘇聯兒童普遍的口號。這本書雖然寫的是孩子們的活動，可是內容優美生動，富於人情味，成人讀了，也會深受感動。所以它的讀者羣極為廣大，曾經編話劇，也曾經攝成電影。

開明書店印行



馬來亞的今日

思玄

拉福爾和馬來亞

到過星加坡的人，一定都看見過那矗立在拉福爾廣場的

拉福爾紀念碑吧。拉福爾這個名字跟馬來亞的殖民地史是分不開的。拉福爾是創造大英帝國殖民地統治的幫兇之一。使英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在星加坡以至整個馬來半島立下鞏固的根基，完全是他的功績。原來從葡萄牙人發現東來航路以後，星加坡這個海洋門戶便成了白種殖民者爭奪的目標。到一七九五年，英國人從荷蘭人手裏搶到了這塊地方，這一次的搶奪就是在拉福爾的鼓勵和慫恿之下進行的。後來英國迫於國際的干涉，一度把從荷蘭人手裏搶到的許多地方，連同星加坡一起還給荷蘭。可是到了一八一九年，拉福爾費盡心機，終於以四百萬元的代價，從馬來亞一個土邦把星加坡買了回來。從那時起，星加坡開放為自由貿易港，很快的成了東亞國際的商業中心。英國在這兒建立了強固的殖民地統治，也在這兒修築了很堅牢

的軍港。從各地駛來的商船在這兒集中，各種不同國籍的商人在這兒進行買賣，千千萬萬不同種族的移民在這兒尋求他們的生計。於是，星加坡成功了典型殖民地的大都會，什麼「大英帝國在東方的直布羅陀」呀，什麼「人種博物館」呀，一些並不光榮的雅號被加到它的頭上了。

馬來亞的土邦

星加坡在馬來半島的最南端。英帝國主義在建設星加坡的時候，一面又利用它做跳板，繼續向半島進行侵略。一八二四年，英帝國主義又把曾經一度成為南洋最大商港的麻六甲從荷蘭人手裏拿過來。從此東西洋最重要的通路便完全歸它掌握着了。後來英國政府把星加坡、麻六甲、和檳榔嶼（麻六甲海峽北部一個小島，是英國很早從一個土邦買到的）三地合併起來，叫做海峽殖民地，派了一個總督駐在星加坡。英國因為想要獨霸半島上的錫礦和橡膠的出產，不能不在經濟侵略之外，又加緊進行政治侵略。半島

開明少年

上土邦林立，人民的文化落後，根本談不到嚴密的政治組織。在英人的利誘威脅之下，都像羔羊一般聽從英人的擺佈。在一八九五年，四個土邦（牠們的名字是：雪蘭莪、霹靂、彭亨和森美蘭。）組成馬來聯邦，首府設在吉隆坡，由海峽殖民地的總督兼任聯邦委員。其實總督等於是這個聯邦的太上皇，一切全由他作主。到一九〇九年，這個聯邦又成立了一個議會，通過這個議會，英國可以更高的發揮它的統治力量。可是這個聯邦有點美中不足——不會把半島南部和星加坡隔海相望的最大的土邦柔佛包括在裏面。那些沒有加入聯邦的土邦組成馬來屬邦，他們一共有五個：吉打、吉冷丹、丁加奴、巴里士、和柔佛。這些土邦名為自治，實權卻操在英國顧問手裏。

土邦的首領和貴族們，自從做了英國的傀儡以後，不但仍然可以得到一部分優厚的收入，仍然可以無限制的剝削土邦人民，而且他們也開始享受那西方的物質文明；他們不再打赤腳了；他們那種竹子製造的殿堂，也給新式的洋房替代了；他們的子弟都送到英國人主辦的洋學堂裏去讀書，一個個的變成了高等洋奴了。

都是受壓迫者

英帝國主義勢力侵入馬來以後，原來的封建剝削，加上殖民者的剝削，使馬來人民越來越苦了。殖民者利用他們廉價的勞動力來開發馬來亞自然的富源，利用他們的愚昧來施行殘暴的統治。半島上礦廠、製造廠，以及許多種樣的工業設備陸續出現，表面上好像繁榮起來了。可是土著人民的生活，卻沒有改善一絲一毫；他們仍然停留在從前那種生活狀況裏：勞苦、貧窮、疾病、無知。

馬來土著的人口並不多，占馬來人口的大多數的是外來的移民。移民中又以我國的同胞占大多數，其次是印度人。星加坡的僑胞尤其多，占人口百分之七十。很早僑胞就有很多移殖到馬來亞去的，他們大多是因為在祖國迫於生活的壓力，纔到海外去謀生的。他們挾一技之長，或者攜帶一點點資本，深入馬來每個角落，經營手工業或做小本生意。馬來的土著大多數是作田的，小工藝、手工業和商業大都操在外來的移民，特別是僑胞的手裏。

自從英國勢力侵略入馬來，一般外來移民的處境，也越來越困難了，在英國獨占資本的打擊之下，僑胞所受的損害尤其重。可是半島上外來移民的人口並沒有因



此減少。成千成萬的僑胞和印度人，因為飢寒的壓迫，都不惜把自己的勞力，賤賣給半島的殖民者，或者忍受着異族的欺侮，經營各種生意，從殖民者嘴邊討口飯吃。半島上外來的移民除了英國人自己和別的帝國主義國家僑民，以及一些甘心 and 帝國主義勾結的僑民資本家之外，其實跟馬來的土著一樣，都是受壓迫者。

獨占資本在馬來亞

馬來土著和外來移民的勞力，加上帝國主義的獨占資本，把半島上的自然財富日以繼夜開發出來了。馬來亞橡膠和錫的產額都占世界第一；此外椰子、香料和波羅蜜的產量也很豐富。第一次大戰前後，英帝國主義的獨占資本差不多霸占了馬來亞全部的橡膠和錫的利潤，左右着這兩種東西在世界市場的價格。後來日本資本挾其傾銷政策，滲進了馬來亞，成為大英帝國的勁敵。第二次大戰以前，半島上每個角落差不多都買得到日本貨，同時，錫礦以外的許多別的礦產的開發權也被日本人買去了。美國本來是馬來亞橡膠和錫的大主顧。可是在第二次大戰以後，由於他本



經營馬來亞英國殖民地的拉福爾人，造橡膠工業的發達，由於他的強大資本的侵入南洋羣島，使得英國的獨占資本受到很大的威脅和損害，他們就是想保持以前的樣子也不可能了。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加緊剝削和榨取，把一切損害轉嫁到馬來亞人民身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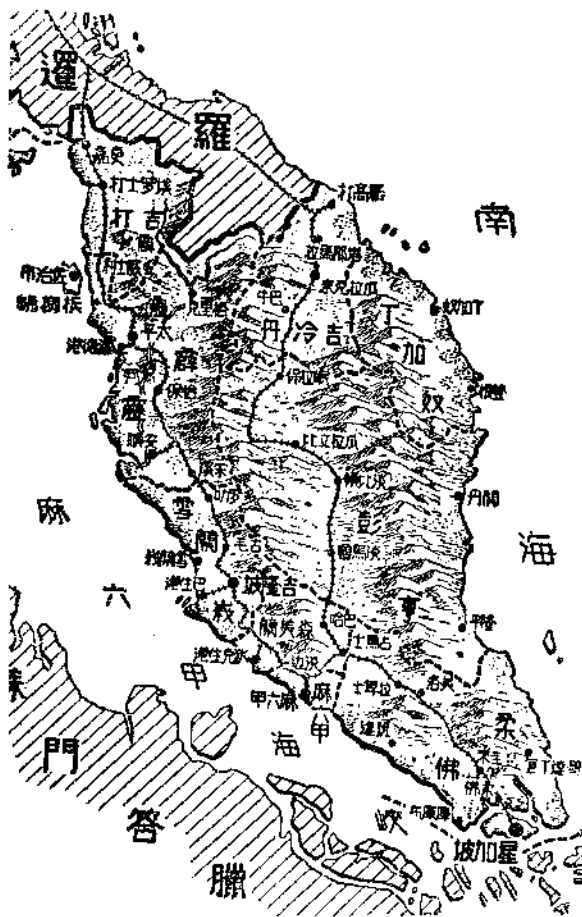
按照殖民者的意旨被安排着

在馬來亞，人民和自然可說都是按照殖民者的意旨被安排着的。人口分佈的情形，人民的生活方式，甚至連不同地區的自然風景綫都充分表現了殖民地的色彩。在半島東部廣大的地帶仍然被一些原始森林所占據，很少看到人烟，荒涼、寂寥，還保持着從遠古以來原封未動的樣子。可是在半島的西岸，情景就完全兩樣了：沿着那長滿着密密茄藤的海岸，有無數的橡膠園，無數的房屋，無數的錫礦廠，和無數的碼頭和港口。並且有縱貫的鐵路，沿着海岸，把那些田園、屋宇、礦廠、碼頭連絡起來。海面上船隻來來往往，忙着運貨物，運原料，運客人。至於馬來亞的工業都集中在幾個地方：星加坡、檳榔、和斯威頓亨。不用說，這些工業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殖民者的利

潤服務。其中十分之八九是煉錫和製造橡皮的，只有少數製造罐頭和火柴的工廠。

分而治之

英國統治殖民地的拿手好戲就是「分而治之」。由於馬來亞人民的落後和半島上人種的複雜，這套戲法在馬來亞演得最爲出色。他一面利用馬來亞人和外來移民的種族歧視，另一面又利用土邦之間的利害衝突，挑起他們之間的惡感，製造糾紛，以便從中取利。過去馬來亞人民和外來的移民，雖說也發生過反抗的鬥爭，可是這些鬥爭是零星的，缺乏組織的，都



很容易的被殖民者武力鎮壓下去了。在遠東殖民地中，馬來亞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爲時是比較遲緩的。這個運動是受到外來移民的影響而興起的。在第二次大戰之前，馬來亞人民反英和反封建的情緒非常熱烈。後來日本法西斯進侵馬來亞，就利用了這種情緒。可是到被日本占領之後，馬來亞人民立刻看出了日本的統治和大英帝國的統治不但沒有什麼不同，甚至更要殘酷些。這更加激起了馬來亞人民的覺醒，後來又受到戰後遠東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民族運動的激勵，馬來亞的民族運動便大大的發展起來。大戰中馬來亞人民組織了人民抗日軍，和同盟國在一起戰鬥。

可是到了戰後，英帝國主義一點也沒有注意這種變化，一心一意要恢復它在馬來亞的統治，他們以爲一切可以照舊的做下去。他們不但設法要使馬來亞的生產回復到戰前的水準，並且要把馬來亞變爲粉碎遠東民族運動的根據地。他們加強馬來亞的軍事設備，並且準備把馬來亞聯邦和馬來屬邦合併一個整個的馬來聯邦，建立更其鞏固的統治。這種種做法當然立刻激起馬來亞已經覺醒了的人民的反抗。

反抗的怒火

反抗的怒火被兩個事件點燃起來的：一九四八年春天星加坡罷工工人的被屠殺，和同年五月一日示威遊行的被強迫驅散。這兩個事件發生以後，原來的人民抗日軍立刻號召人民武裝，各處的游擊隊又活躍起來。在半島北部和東北部，民主的政治組織已經出現，戰事也已展開。反英運動的怒潮逼近到吉隆坡。在南部的柔佛土邦，民族運動聲勢也非常強大，柔佛接近星加坡，這更使英帝國主義感到威脅。

英帝國主義自然要用盡心力來絞殺馬來亞的民族運動。強大的軍隊，包括海空軍已經源源的開到了東南亞來。除了正規軍，還從中東調來了許多警官和部隊。現在英帝國主義軍隊集中在半島上的，總數達六萬之多，其中從印度調來的部隊，是以殘酷聞名於世的。爲了防止游擊隊的侵擾，不但從倫敦運來了大批的警犬，並且從婆羅洲訓練了一支由半開化的蠻族組成的軍隊，這支軍隊的別號叫做「人頭的獵取者」，是準備用去偷襲人民抗日軍隊的。除了這些軍事的行動，總督府實行種種政治的迫害：很早就宣布馬來亞共產黨、人民抗日軍，以及其他一切民主的青年團體爲非法，在星加坡有許多民主的報紙刊物被封閉，許多民主團體被解散。各地民主首領和人士被逮捕，被

屠殺的非常之多。此外英帝國主義還向馬來亞人民進行所謂「神經攻擊」——有一次，總督府派了一些飛機在半島上低飛，散發傳單。傳單上描繪着一個被暗殺了的人民軍領袖血肉模糊的頭像。

可是殖民者這些殘暴和恐怖的手段，並沒有什麼用處，反而引起英帝國主義本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對和責罵。事實上，現在馬來亞的民族運動已經和整個東亞的民族解放運動連結在一起，他們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

開明少年社啓事

一、本期(47期)原定五月份出版，當時不但因國民黨政府壓迫太嚴，而且上海對外交通也斷絕，決定改爲六月份出版。定戶仍照預定數寄足。

二、請踴躍參加「我們這一羣」的徵文。解放以後，咱們已可以儘量寫出要說的話，這次徵文應該更能寫得「情文並茂」。

三、本刊讀者、初中學生、學校教師、少年先鋒隊員、工廠農村少年和文化工作者，請伸手和我們連絡，從學習，實踐和檢討中，解放咱們自己，使本刊成爲「少年們自己的刊物」！

日本奇談

(東京通信)

文林

一個日本軍人的故事

一天，一個日本朋友陪了一個在中國作戰被俘虜過的日本軍官來看我，他向我敘述他自身的故事。

他說，他在中國作戰，曾經被俘送到重慶住些時候，因為受到鹿地亘*他們的宣傳教育，已經使他的軍國主義的頭腦改變過來。日本投降之後，他被遣送回國。當他回到他的家鄉時，他家裏的人是狂喜而又驚駭。

我說：「爲什麼？」

他說：「我家裏的人相信我已戰死了，因為我的骨灰，早已送回來，而且已埋葬在墳墓裏了。」

我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說：「這樣的事件，實在是很平常，原來日本傳統的軍國主義思想，認爲日本軍人祇有戰死，沒有被俘虜的。所以凡是有被俘虜的，也向國內報告戰

亡，而且隨便檢出一份骨灰送回他的家裏，作爲事實的證明。在從前，如果被俘釋放之後回到國內，政府馬上把他抓進監牢裏，而且別人也會看他不起。同時在戶籍簿上，早已沒有他的姓名了。」

我說：「現在怎樣呢？」

他說：「現在當然是兩樣了，我大搖大擺地回到了家鄉，可是戶籍簿上沒有我的姓名，這倒有點兒麻煩。」

我說：「那你怎樣辦呢？」

他說：「我跑去找縣長，要他恢復我戶籍上的姓名。縣長說有困難，我就不客氣對他說，我還有好幾年沒有領薪餉，你們捏造我死亡，現在我要向政府算帳，請先把這幾年的薪餉算給我。縣長弄得沒有辦法，我的戶籍就馬上恢復了。」

* 鹿地亘是反對日本侵略的日本民主人士，抗戰期間避在重慶，協助中國抗戰。



同時，他還告訴我另一個故事。

他說：「我們的隊伍在中國北方作戰，有一次吃了敗仗，有一部分隔了一條河的隊伍，失去聯絡好幾天。我們的長官認為這一部分隊伍一定被俘了，於是作了戰亡的報告。

誰知道後來這一部分人來歸隊了，一共有好幾百人，這可糟了，然而又不能不收留。長官終於想出了一條妙計，把這幾百個日本軍人全部改成中國人的姓名，參加到中國的偽軍裏面去，編成一個師團，原來的隊長，現在一躍而為師團長，使得原來和他同階級的軍官都眼紅起來。」

隨後他又談到日本的軍隊裏面，階級觀念非常嚴

厲，對上級是絕對服從，而對下級則任意虐待。他有一位同學是研究文學的，會到德國留學，回國之後已做過五六年的教授，後來被徵入伍，階級是二等兵，隨時挨上等兵的打，就是要他擦皮鞋他也不敢不擦。還有，同是一個階級的兵士，比較早入伍一天，就有資格欺侮遲一天入伍的。

黑市與重稅

日本人民的生活可說沒有不同黑市發生關係的。首先在食糧方面，米雖然有配給，可是配給的數量不夠，沒有一個人不買一部分黑市米來吃的。餐館方面，照法令是祇准賣菜，不准賣飯的，可是除了沒有向當地警察方面報效的以外，家家都公開在賣飯。美國香煙，除了定額配給與聯合國的軍民而外，日本人吸這種香煙是犯法的，然而市場上有的是。日本今天新興的財閥，就是發的黑市財。日本今天一部分的官吏警察也靠黑市養活他們。在日本，一個公務員，商店雇員的月薪收入，不過日幣幾千至一萬餘元，然而平均一個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祇是吃飯也得五六千日元，因此好多人都祇有向黑市裏去討生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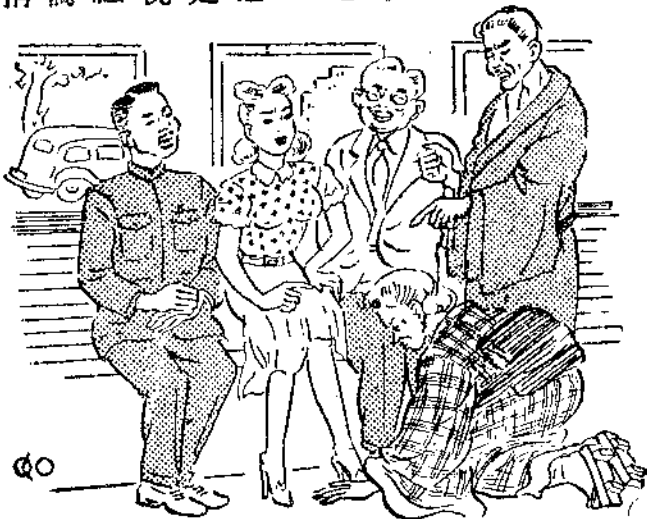
日本今天捐稅之重，可說是世界第一。一升酒，

(大約等於中國的兩斤)成本不到兩百日元，可是售價在一千日元左右，其中有八百元是被政府抽稅抽了去。普通的電影票是一百五十日元，但稅金為九十元。有許多繳不出稅金的商店，政府是毫不留情地沒收他們的商品生財，拍賣抵稅。有一個做生意的日本人對我說，他的辦事處一年要搬幾次家，目的是在逃稅。所以日本人民今天在重稅之下，實在喘不過氣來，倒不如經營黑市，來得容易賺錢。今天華僑在日本經營的幾千家飯店，也因捐稅重，好多被逼關了門。據說有一家被估定應繳的稅額，就是把店整個充公，還差很多呢。

美國兵與「蓬蓬姑娘」

在日本的街頭、電車上、火車上、公共場所，到處都可以看見美國兵和蓬蓬姑娘(即中國所謂吉普女郎)毫無顧忌的調情。

一個中國朋友對我說：美軍占領日本之後不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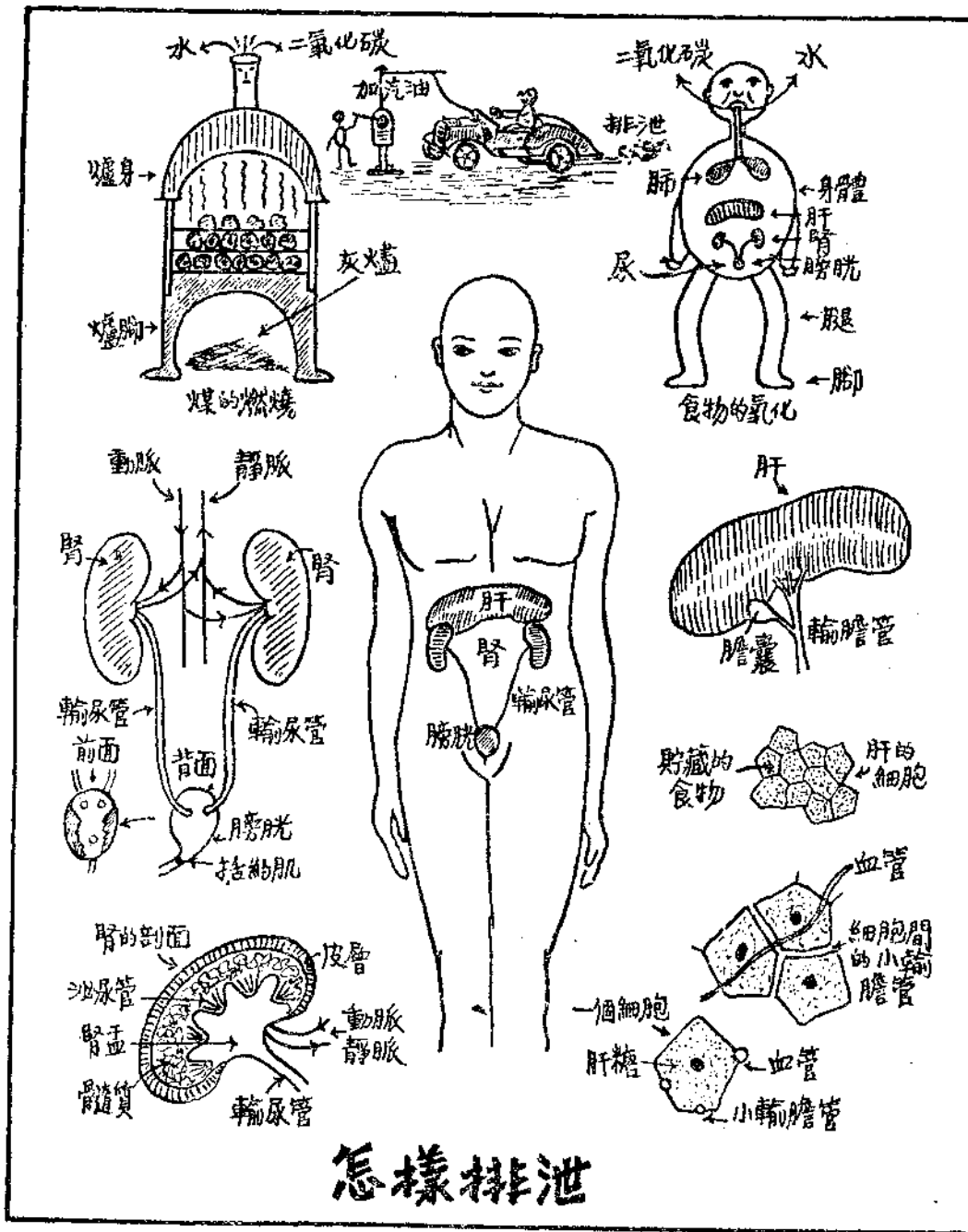
他有一天在電車上，看見一個日本老太婆對他的同伴說：「你看那就是蓬蓬姑娘。」當時就有一個日本姑娘跑到她面前，打了她一個耳光說：「蓬蓬姑娘怎麼樣？」老太婆被打得莫名其妙，同車的人也沒有一個人敢講話的。這還不算，旁邊有一個日本浪人對老太婆說：「你不快給這位姑娘賠禮，放明白點，要不，我再揍你。」老太婆不得不再三地向這位姑娘道歉，偷偷地吞眼淚。

我說：「這真豈有此理！」

他說：「日本的女性，今天還是照樣受壓迫，受侮辱。日本投降之後，立刻就有人着手組織大規模的娛樂公司，招收成千成萬的婦女，有的是原來的娼妓、藝妓，有的是寡婦(日本現在有二百萬左右的寡婦，丈夫多半是戰死了)，有的是被家庭出賣的姑娘。她們走入這類公司，公司供給她們衣服、化粧品、都記在他們的帳上，她們永遠還不清，永遠受公司的支配了。公司訓練她們用來娛樂美國兵，一面可以賺大量的錢，一面也是一種籠絡政策。那個日本浪人，就是和這類公司有關係的人物。」

生命的圖畫

賈祖璋



怎樣排泄

把汽油加進汽車裏面去，燃燒的時候，又會產生一些無用的氣體，從汽車後邊的排氣管中排出。汽車須繼續不斷的燃燒汽油，更須繼續不斷的排除廢氣，纔能夠繼續不斷的運動。

我們的身體也好像一部汽車，而且比較汽車更為精巧。我們從食物裏面取得養料，由血液把養料輸送給各個細胞，這好像汽車的添加汽油。各個細胞把養料氧化而產生能力，同時也產生一些廢物，這又好像汽車的能夠運動和排泄廢氣。又譬如一隻火爐，灰燼積貯或空氣不流通的時候，便要發煙而火光熄滅，所以我們身體裏面有了廢物，必須隨時把牠排除，纔能夠保持健康。

身體裏面產生的廢物，因了氧化的物質種類而不同。那就是從醣類和脂肪產生的是二氧化碳和水，從蛋白質產生的除了二氧化碳和水以外，還有尿素、尿酸、肌酸酐等沒有完全燃燒的含氮物質，猶如火爐裏面沒有完全燒過的灰燼。除了以上這些氧化的產物以外，還有身體裏面老舊而毀壞的物質，例如由血紅素變成的膽紅質；以及由外界進入身體裏面的無用物質，例如各種的藥物和色素；這些都是不能長久留在

身體裏面，而必須把牠們排出到身體外邊去的。二氧化碳和一小部分的水，係由肺排出體外，這在前面已經說過。其餘各種物質，最主要的係由腎排出，一小部分則由肝排出。還有皮膚也有排泄的作用，留待將來再說。

腎有一對，生在腹腔裏面腰椎的兩側。長約四寸，顏色暗紅，形狀好像扁豆，內側凹入的臍狀部分有一條輸尿管，向下通到膀胱。

把腎剖開來看，外表是皮層，裏面是髓質，向中央形成幾個錐體。最中央有一個空腔，叫做腎盂，外接輸尿管。皮層和髓質裏面有許多微細的管子，叫做尿管，左右兩腎合計，大約有三百萬條，每條長一寸半到二寸，連接起來可以有一百五十里長。尿管的頭端擴大，叫做鮑孟氏囊，囊內有卷曲成叢的微血管，特稱腎小球。鮑孟氏囊和腎小球合稱為馬爾比基氏體。所謂鮑孟氏囊和馬爾比基氏體，都是因了發現的人來定名的。

腎小球的微血管起源於腎動脈，在進入鮑孟氏囊以前，管壁有較厚的平滑肌；在囊內，管壁極薄，管徑較大；出囊以後，管徑又變小。這樣可以增高腎小球的血壓，便於濾出尿液。

初從腎小球濾出的尿液，成分與血漿相同；平時排出體外的尿液，成分與血漿不同。又據估計，一個人的腎每二十四小時濾出的尿液可以有八十五至一百立升，但實際上，每個人每天排出的尿液平均祇有一立升半。所以尿液的造成，並不單單是腎小球的濾過作用，是由於尿管又有吸收和分泌的作用參與其間的緣故。尤以吸收作用為最重要。

尿液中各種物質被尿管吸收的程度，隨了各種物質的性質和生理狀況而不同；例如葡萄糖，在血液完全吸收，使牠在排出體外的尿液中不留痕跡。食鹽在血液中也須保持一定的濃度，但因為常常由於飲食物的輸入而增加，所以尿管對於牠不會完全吸收，結果仍有若干留在尿液裏面。（每天排泄的分量約為五至十克。）尿管對於尿素，尿酸等祇有微量的吸收，所以尿液中含量較多，比血液裏面的濃度高出六十倍。尿管對於肌酸酐和一切外來的物質，完全不吸收，所以牠們在尿液中含量最多。（肌酸酐的分量比血液裏的濃度高出一百倍）又腎能够製造氨，所以尿液裏面氨的濃度最高，比血液要高出四百倍。

尿管的分泌作用，在魚類最為顯著，因為牠們

不生腎小球，所以尿液的造成，全靠尿管的分泌作用。爬蟲類和鳥類的尿管有顯著的分泌尿酸的作用。哺乳類，因為腎小球的濾過作用發達，尿管便偏重於吸收，而分泌作用顯然退化了。在人類，除了一部分的肌酸酐以及各種外來的有機物質以外，都是從尿管分泌的。

腎盂接受從尿管繼續不斷流出來的尿液，等到充滿了的時候，一半由於引力的作用，一半由於四壁平滑肌收縮的作用，尿液便由尿管向下流入膀胱。

尿管由三層組織構成，中層是屬於平滑肌的縱行肌和環行肌，能够由腎向膀胱作蠕動狀的收縮。這種蠕動波前進的速度，平均每秒鐘約行二、三厘米，每分鐘整條尿管發生一至四個蠕動波。尿液分泌旺盛，尿管內壓力上升，收縮波便頻繁而迅速。所以尿液的輸入膀胱，並不像水流那樣繼續不斷的灌注，而是間隔的當每一個蠕動波終了的時候噴射的。尿管從膀胱的後面斜入，膀胱脹大的時候，尿管的開口被壓扁。可以阻止尿液的反回到尿管裏去，但由於蠕動波的作用，仍然可以使尿液向膀胱噴射。

膀胱也由三層的組織所構成，中層也是平滑肌，展性極強，擴展到極限的時候，又會收縮。膀胱含有

尿液二百到四百立方厘米的時候，壓力約為五厘米水柱。超過四百立方厘米的時候，壓力便升高到二十厘米水柱以上，使平滑肌受到刺激而發生小便的感覺。膀胱最大的容量可以達到五、六百立方厘米，壓力可以升高到三十厘米水柱。

消化食物的時候，十二指腸接受肝裏分泌出來的膽汁，把脂肪鹼化，使牠容易受消化液的作用，這是在「怎樣消化」一文裏面已經說起過的。膽汁的重要成分，除了可以鹼化脂肪的硫酸鈉和甘膽酸鈉這兩種膽鹽以外，尚有兩種膽色素，叫做膽紅質和膽綠質，都是排泄的廢物。膽紅質係血紅素分解而成，由網狀內皮系和肌肉等組織所造成。肝把牠從血液裏取出來，分泌到小腸，一部分被腸壁吸收了，仍然回到肝裏；一部分到大腸裏去，變成糞膽色素元。糞膽色素元也是一部分重被吸收，一部分則氧化而成糞膽色素，使糞呈黃色，隨了糞而排出於體外。重被吸收的糞膽色素元，又是一部分再被肝排泄，一部分氧化而成尿膽色素，由腎排泄於體外。膽綠質由膽紅質氧化而成，分量極少，在鳥類則為主要的膽色素。還有，割除了肝的動物，便不能再產生尿素，所以肝是主要的製造尿素的器官，與腎的排泄作用有重要的關係。

解放小故事

三粒子彈

四個人民解放軍同志沿着浙江路向北搜索前進。突然，潛藏在十字路口沙包堡壘中的一隊蔣匪軍，向他們開起槍來。

一個解放軍同志的小腿中了彈，躺倒了。但是，他咬住牙，緊緊握住武器，雖然躺在血泊中，仍然不放鬆敵人……

五分鐘之後，三個解放軍冒着危險把傷者搶走了，血泊中遺留了三粒子彈。

幾分鐘後，三個解放軍又把這三粒子彈從血泊中拾回去了。（轉載大公報）

押解俘虜

國民黨軍的俘虜通過四川北路，四五個人一排，行列長得頭尾都望不見。兩旁是荷槍押解的解放軍，自己肩着擔架的，也有挑着鍋灶的。

天下着雨，解放軍的衣服都給淋溼了。俘虜中卻大部份穿着美式雨衣，還有戴着鋼盔的。（德）

日一十月四年八十三

• 日十月六至 •

新 的 歷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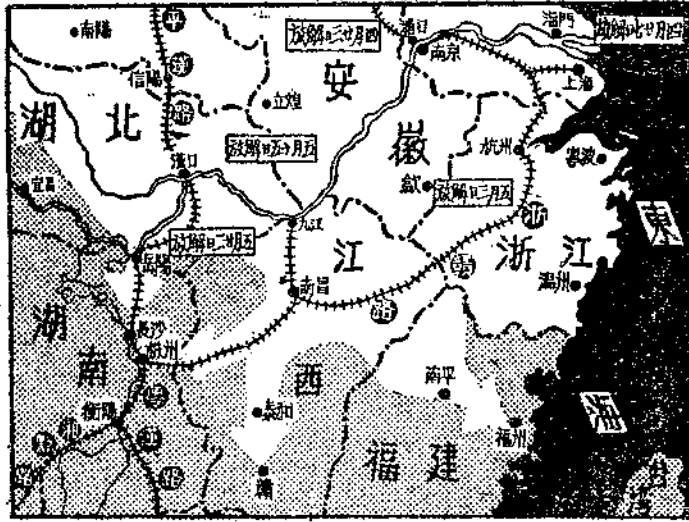
方 大

人民解放軍勝利進展

人民公敵蔣介石在他自己發動的國內戰爭中，喪失了他的主力部隊之後，不得不聽從美國帝國主義的調度，放出和平空氣，並且把他自己搞來的總統名義讓李宗仁替代，希望得到些喘息的時間，以便繼續進行國內戰爭，殘殺人民，壓迫人民。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中國共產黨，認為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正符合全國人民的希望，曾經發表聲明，提議八項條件（見本刊第四十四號第二十八頁）作為雙方和平談判的基礎。李宗仁同意了中共的提議，因此產生了雙方代表團從四月一日到十五日在北平舉行的和平談判。四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團根據八項條件，經過談判所擬定的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交付南京代表團，宣布談判以四月二十日為限期，南京代表團是否願意簽字，要在四月二十日以前表示態度。十六日，南京代表團由黃紹竑乘飛機回南京請示。南京政府又向蔣介石請示後，於四月二十日決定拒絕簽字。李宗仁於二十二日，與蔣介石在杭州晤面後，二十三日桂林休息，南京政府就此土崩瓦解，高級官員紛紛逃往廣州上海臺灣。蔣介石就親自布置在上海作絕望的掙扎的戰事，並且把行踪秘密起來。

國民黨政府拒絕簽和平協定之

後，中共領袖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於四月廿一日發佈進軍命令。命令中指出：南京國民黨政府的負責人員所以拒絕和平協定，是因為他們仍然服從美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匪首蔣介石的命令，要想阻止人民解放軍前進，以便反動派得到些喘息的時間，然後捲土重來，撲滅革命勢力；也就表示李宗仁當初承認中共所提的八個條件做談判基礎是完全虛偽的。人民解放軍的四個野戰軍接到進軍命令就奮勇前進。長江前綫的中路解放軍首先於二十一日上午一時從安慶至蕪湖段渡江，二十四小時內渡過三十萬大軍。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兩路解放軍從九江至安慶段開始渡江，東路解放軍也同時從南京至江陰段開始渡江。二十三日午夜，解放軍從浦口渡江，解放了國民黨二十二年



期七十四

來作為反革命中心的南京。五月三十日，浙江省杭州市解放。十六十七兩日，漢口、武昌、漢陽先後解放。二十二日，江西省會南昌解放。二十四日，浙江東部著名商埠寧波解放。二十七日，中國最大的

經濟中心，全世界第四大都市上海完全解放。至六月十日止，渡江的解放軍前進箭頭直指福建省會福州、江西南部大城贛州和湖南省會長沙。在華北方面：被圍半年的山西省城太原和山西北部重鎮大同於四月二十四日五月一日先後解放，陝西省城西安市和陝西北部重鎮榆林於五月二十日六月一日先後解放，山東沿海有名良港青島市於六月二日解放。人民解放軍這樣迅速的勝利進展，證實了人民力量的強大，國民黨反動派要想捲土重來的陰謀一定不能够實現。

紫石英號事件

當人民解放軍在鎮江江陰段渡江作戰的時候，先後有大隊軍艦向泰興縣西北口岸橋頭陣地發砲，要想阻止解放軍向江心沙洲的進攻。解放軍砲兵當即奮勇還擊，結果有一艘軍艦中了砲當場下沉，另一艘

重傷向西逃至鎮江附近擱淺，又有三艘亦重傷向江陰方面逃去。誰知道事後發覺這些想阻止解放軍渡江的軍艦裏面竟有四艘英國軍艦在內，其中一艘名為紫石英號的擱淺在鎮江附近，另外三艘在戰敗後向江陰以東逃去。四月二十一、二兩日，上海報紙刊載京滬兩地的消息說：英國兵艦紫石英號於十九日離上海開往南京，二十日早晨開到鎮江附近，因北岸軍隊開砲轟擊受傷，擱淺起火。夥伴號從南京開往援救，會與岸上砲兵開戰，因無法營救紫石英號出險，就逕向下游行駛，在江陰附近與從上海開去的天鵝號會合。又有從香港到上海的天鵝號，為保護夥伴號和黑天鵝號，二十日曾在江陰過夜。這三艘英國軍艦都受了傷。英國首都倫敦二十日的晚報刊載這一項消息，只說紫石英號在長江中被不知哪一方

面的砲隊攻擊。英國海軍部的初次發表的聲明，對於射擊責任問題也沒有說明。英國首相艾德禮於二十六日出席下議院報告：英國軍艦有權行駛長江，執行牠的平時的任務。中共軍隊用大砲轟擊，英艦官兵死四十二人，傷三十九人，失蹤十二人。反對黨的邱吉爾發言，要求英國政府加強在中國方面的海軍力量，以便對中共的攻擊施行有力的報復。

據說紫石英事件發生後，英國駐北平副領事受南京英大使館訓令，要想向中共當局提出外交文書，說明紫石英號沒有軍事任務，要求中共允許紫石英號安全駛往上海。但是中共方面既不接受此項外交文書，亦不承認英國駐北平副領事的外交官員地位。另一方面，南京英大使館又會派了一個祕書渡江，想與當地中共軍隊司令就地進

行交涉，也沒有成功。

四月三十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紫石英號事件發表聲明說：「英國的軍艦和國民黨的軍艦一道闖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防區，並且向人民解放軍開砲，以致人民解放軍英勇戰士傷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國人跑進中國境內做出這樣大的犯罪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有理由要求英國政府認錯，並且道歉和賠償。」又說：「長江是中國的內河，英國人有什麼權利將軍艦開進來？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侵犯。」

從三國協定到四國會議

緊接着大西洋公約談判完成之後，美英法三國外長又於四月初在華盛頓會商，四月八日簽訂三國協定，保證三國對德管制充分互相合作，通過新佔領法規，決定在今後

兩個月之內建立西德國。十三日，美國國務部又宣布美英法三國協議停止拆卸德國一百五十九家重要工廠，並放鬆造船業限制，今後德國准造七千噸以下的船隻。

依照波茨坦協定，德國問題應由共同佔領德國美蘇英法四強一致協議來處理。只因美國存着成見，認定蘇聯是他的敵手，要挾制英法跟着他對付蘇聯，所以一心想把德國分裂成東西兩部分，合併美英法三國佔領區為西德國，與蘇聯佔領區的東德國相對立。去年三月間，美英法三國在倫敦會商，決定建立西德政府，實行幣制改革，觸發了所謂「柏林危險」。事實上是蘇聯為着防備西德幣制改革影響東德人民的經濟生活，對柏林兩區和西德國加強交通管制。美英法就擴大宣傳，用柏林封鎖和柏林危險等驚人字句作為一種煙幕，以便掩人耳

目，使人不注意他們分裂德國的事實。而一方面又對東德施行反封鎖，來加強分裂的作用。此次美英法三國的華盛頓對德協定，仍然是分裂德國的政策延長和擴大。

分裂德國的政策自然與德國人民的意願相反，因此就在美英法三國在華盛頓簽訂對德協定的時候，東德西德雙方德國官員共同要求解除柏林封鎖，恢復物資交換。四月間，經過美蘇兩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的數次會商，終於由四國代表於五月四日在紐約成立協議，雙方定於十二日廢止交通限制，二十三日在巴黎召開四國外長會議。這兩件事居然先後如期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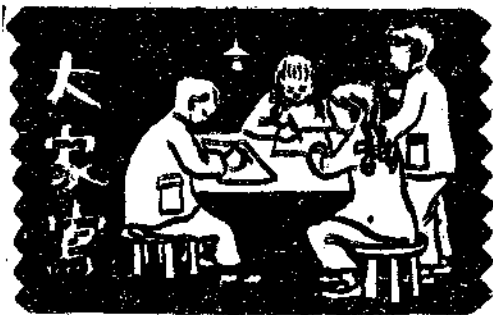
但是，在巴黎舉行的四國外長會議中，仍然是三吃一的老把戲。美英法三國提出的關於德國統一問題建議案，蘇聯認為還是分裂政策的老調，討論又僵持不決了。而三

國在會外更是多方進行破壞德國統一的活動，也說明了美英集團缺乏和平解決問題的誠意，使人對於這次四國外長會議的前途相當擔心。

世界擁護和平大會

由於帝國主義集團故意造成戰爭恐怖，全世界人民就展開了爭取和平保衛和平的運動。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在法國首都巴黎和捷克首都布拉格兩處，同時舉行了盛大莊嚴的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兩處合計，集合七十二個國家代表二千〇五名，代表着六萬萬以上決心為人民民主及持久和平而奮鬥的有組織的人民。中國代表團三十九人，由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的郭沫若為團長，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劉寧一為副團長，於三月二十九日由北平啓程出國參加。因為法國政府只許八個中國代表入境，而且還有其他有意刁難的附帶條件，沒有能夠到巴黎

開會。因同樣情形不能進入巴黎的十七國代表，由中蘇兩國代表團共同建議，經巴黎大會籌備委員會同意，在巴黎大會舉行的同時，也在布拉格進行開會。兩處參加大會的人都充滿着「保衛和平的鬥爭必然勝利」的信心。大家都說：「我們舉行這樣的一個大會，不是為了向戰爭陣營要求和平，而是為了要強迫他們接受我們的和平。」也有人說：「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世界性的組織來制止戰爭，必要的時候我們將不惜以革命的行動來防止戰爭。」為了表示對於大會的擁護，同時對帝國主義戰爭販子大示威，在大會進行期間，捷克舉行了七萬羣衆的集會，巴黎組織了五十萬人的大遊行。當南京解放的消息傳到布拉格大會會場的時候，全場歡呼，爭向中國代表團致賀、鼓掌、擁抱、接吻，有許多代表甚至興奮得流淚。



「我們中國的最好」

董凡

上課鐘又在響了，這一堂是公民課。

那位時常穿着陰丹士林布旗袍，黃色三角臉上生着些黑斑點的，微塌的鼻子上總是架着一副細鋼絲邊眼鏡的公民老師，跨進教室來了。

照例，她叫起幾個學生來念課文，接着問有什麼不懂的。最後，她的閩南國語開始講課。

「好！現在我來講一講級（這）段中華民國作（族）的文化。」看樣子，必定有長篇大論來臨了，大家本來是沈沈欲睡的，都振作起來了。

果然不錯：

「我們中華民作（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上的文化，外國本來是木（沒）有文化的，都是我們中國串（傳）過氣（去）的。但是爲什麼我們中國不長（強）性（盛）呢？因爲我們中國寧（人）啊，只知道用，不知道研究發明。譬遇（如）雪（說）吧：火葉（藥）是我們中國很早很早就發明尺（出）來了，但是只拿來碎碎……：：：：：（她做了個爆炸爆炸的手勢）的做爆炸放着玩

兒；而外國寧（人）呢？就拿氣（去）發明成榮（洋）火！」她在黑板上寫了洋火二字，「洋火！爲什麼火字上要加上一個榮（洋）字呢？因爲級（這）是外國來的呀！其實呢？還不是中國的！」

微微的停了停，她慢慢的吸了一口氣，微笑着，又開始了：

「就是代數幾火（何）吧！也都是我們中國串（傳）過氣（去）的，但是現在我們爲什麼用阿拉伯字做呢？級（這）個是同榮（洋）火一樣的道理，先是從我們中國串（傳）過氣（去）之後，我

們中國吉（自）已卻漸漸的失串（傳）了；外國寧（人）呢？研究起來發達起來了，於是我們又氣（去）翻譯成中國文，再來教你們。……：：：：：韓信，韓信你們知道嗎？」

「知道！」我們不約而同的回答。

「韓信是一個很會點兵打將（仗）

的大仗（將）滾（軍）：大將軍囉！」她解釋着。「有一次啊，他去見楚霸王，要討個大官做，楚霸王看不起他，只封他當一個小小的管米官。他沒有辦法也只得氣（去）當，當然以前的管米官要辦移交囉！於是他——以前的管米官就氣（去）拿傾（秤）輕（稱）米。

韓信就叫住他血（說）：『喂！（她招了招手）級（這）麼一大間米你用傾（秤）一斤一斤（她又做了幾次稱米的手勢）的來輕（稱）嗎？』那老管米官血（說）：『除了級（這）樣，還有什麼化（法）子呢？』韓信血（說）：『好吧！你用不着輕（稱），氣（去）把倉庫多少強（長）多少開量來告訴我我就得了。』那老管米官不相信：『除非是醜

看報

羅蓬

一張報紙
給偏僻的鄉村
帶來了廣闊的世界

我看着它
一個個大大小小的黑字
都在跳動
我的心也跟着跳躍

我看見
世界在怎樣的變化
我聽見歷史的洪流
奔騰咆哮，流向永恒的大海
那聲響是多麼有力，多麼雄壯

我的心跳着
跟着那巨大的洪流
勇往直前

(神)仙，人那裏級(這)麼量一量就可以知道呢！『結果他氣(去)了來，韓信一算就算了曲(出)來：幾萬幾千幾百幾十幾斤。級(這)老管米奇怪極了，就氣(去)告訴楚霸王，楚霸王他自己當然有賬單記着有多少米的囉！他就氣(去)拿賬單一對，果然一點都不錯。他也很奇怪：『噢！級(這)不是醒(神)仙？』級(這)個在那個時候很奇怪，但是現在一點也不奇怪；吉(這)是幾火(何)呀！級(這)是數學呀！』她嘴裏唾沫四射，接了下去：『後來楚霸王還是不用他，他就到漢高祖那裏氣(去)，漢高祖就拜他做大將軍，頭幾天就來了一個閱兵式(也同你們光復節童軍檢閱一樣)，來試試韓信的本領，韓信站在將台上同漢高祖血(說)：『我不要數就知道有幾萬兵。』起初漢高祖不相信，但是結果真的一個也不多一個也不少。漢高祖很奇怪：『噢！級(這)真是醒(神)仙？……』級(這)是乘呀！像你們檢閱一樣，三個一排三個一排一共數數有多少排不是就乘出來

了嗎？嘻嘻！……』

算告了一個大段落了，大家跟着她的嘻笑，也笑了起來。她興奮的直紅了脖子，拿出手帕揩汗和擦眼鏡。

「什麼是四維八德？」她突然問。

「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同學們雜亂無章的搶先回答。」

「唉！對了，八德是忠、孝、寧

(仁)、愛、信、逆(義)、火(和)、

平；四維是禮、逆(義)、廉、奇(恥)

(，還有格物、寄(致)知、誠意、斤

(正)心、修心(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她拿起書來一字一字的唸

道。「級(這)些，都是孔子發明的，

——文逆(藝)都是孔子發明的。……

總之：所有文化都是我們中國發明的，

祇是以前串(傳)到外國氣(去)現在

再串(傳)回來罷了。」

啊！我真怕她說出飛機大炮火車原

子彈都是中國人發明的，而外國人種都

是中國傳過去的。

她講書的興頭過去了，她抽了一位

同學唸下一段「中華民族的精神」。她



西藏人

汪之美

街上來了幾個西藏人，一羣小孩子跟着他們。有人說，他們是從峨嵋山那邊步行過來的。他們一路上在廟宇裏住宿，第二天還沒亮，就又開始趕路。

我同爸爸正在茶館裏喝茶，我爸爸的朋友——洪先生好奇的喊了一位西藏人進來；他那健壯的身軀，就像一頭老虎，身子比我還要高一些。（因為我身體是畸形發育，儘直長而不橫長，現在比爸爸還要高。）他頭上戴着一頂羊皮帽子，形狀正像個餅乾筒子，披着一塊熊皮在背上，裏面是件骯髒得已經變了色的白衣服，一條紅袴子就像玩猴把戲人穿的，還有雙巨大的皮靴子。背上背着個大包，手裏拿着些瓶子和「藏香」慢慢地逛了過來。原來他是個賣藥的。

「你的藏香賣多少錢一根？」洪先生問他。

「一百塊，」他答話中還有一些別

音，怪聲扭的。

「可以便宜些嗎？」

「不！我們走了這些路，要吃飯咯！」尾音不由得漏出了一個「咯」字，大概是西藏人的口頭音。

洪先生爸爸他們和這西藏人談了半天，他仍是堅持不賣，他笑也不笑，說話變頭變腦的。恰巧有一個賣麵包的小販從這裏過去，爸爸喊住了他，拿了幾個麵包給洪先生，最後拿了兩個給這西藏人。他看見在給他拿麵包，連忙從身邊摸出一大把票子，口裏說：「我買，我買，我請你們。」非常客氣的爭着付錢，當然還是我爸爸付了錢的。

「你坐一會，喝杯茶，」爸爸說。他這時變得非常客氣了，「不必再泡茶，我坐一坐就是。」然而茶役早已給他泡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了。

他說他是從「浦達亞」（這地方我

忽然又振作起來，著重地唸：「自（注）意！故中華民作（族）的各宗派及其國民，皆能為大羣而犧牲小體，為他甯（人）而犧牲吉（自）我，而養成其自衛則堅寧（忍），處世則火（和）平；更進而以「存亡繼極（絕），濟弱扶危（傾）」的寧（仁）愛之心，行己立立（人），已達達寧（人）的忠徐（恕）之道。」吉（這）段最重要，用鉛筆劃起來。」

這時下課鐘響了，同學們顯然有些不安了；桌椅吱格吱格的響着，有幾位同學毫不客氣的站了起來。

「慢點，忙什麼！」她一面合上書和點名冊一面說道：「青年應有的民作（族）觀也很重要，劃起來！你們吉（自）己氣（去）看氣（去）吧，不講了。下課！」

她掖了點名冊和書本，頭也不回的出去了。教室內起了陣不常有的熱鬧。

「我們先前比你鬧多啦！你算什麼東西？」當我跨出教室，跑向操場時，禁不住想起了阿Q的這句「名言」。

小叔叔 胡堯進

寒假裏，我回家後的第二天，我就聽得別人對我說：‘你的小叔叔已經回來了！’

他離開故鄉已有十年了，那時我還是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在我隱約的回憶裏，已不能想到他是怎樣一個人了，只記得他吹過笛子給我聽。

我很想見他，可是我怕難為情。

寒假只有一星期就過去了，我仍沒有和他說過一句話，他每天在街上吹着笛，他不感厭倦的老調：‘拉來多多，多來拉來……’但是當歌聲接近我家門前時，我就躲到樓上去了。

‘聽說進兒從寧波回來了，長大了吧！’

這是一個清早，他匆匆地走進我家來問媽媽。

我向他看了幾眼：他穿的是一件灰色的長衫，手裏拿的是一根笛。我的臉紅了，我真的有些難為情哩！我默默地。

‘小孩子這樣怕羞，讀到中學還是這樣，叫聲小叔叔呀！’媽媽命令着我。

‘哈！看見小叔叔為什麼這樣呢？’他笑了，笑時我發見了那好像二叔叔一般的面龐，黑的皮膚，和幾個參差不齊的金牙齒。……

他說他小時候比我老成得多了：十六歲就離開家鄉逃到千里以外去當兵。他還說他曾在緬甸被敵人包圍，吃過草根；他怎樣升上連長，少校營長，以至後來退伍回家。……

小叔叔是我爸的堂兄弟，他只唸了兩年書，卻能講些歷史和諸子的道理。那一天，是我們太公的逝世紀念日，照例有一場祭祀，今年是輪到大伯伯的兒子祭請的，天色已將黑了，還不見動靜，他氣憤憤的走來同我說：

‘你的大哥真能幹啊！信了什麼耶穌教，你爸爸又不在家，今天要是沒有小叔叔，你祖宗的香火也將斷絕了。進兒，我雖不信鬼神，我敬仰上祖，朱子家訓說：“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

他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吹笛，他每天在街上且行且吹，我偶而尚起他時，他說：‘你小叔叔是要做陶淵明先生，“樂琴書以消憂”了。’

清明節到了，我在遙遠的異鄉想念着他，我想他會帶了他的笛子，在祖先的墳前恭恭敬敬地在跪拜着罷，或者又在那裏大論朱子之道哩。

也不知道是在那兒來的，每年春天到內地來一次把藥賣了，賺來的錢，買一些東西回去。他也說不出要買的東西的名稱，只是指指腳，做做手勢這一類。說着說着，他眼睛變紅了，把手腕伸出來，一看，他黑色的皮膚上有些紫色紅色的血跡，我想一定是被人打了的，果然他做着人家打他的手勢。他和爸爸他

們談了好半天，他最後拿出了一把「藏香」，給我們在座的六個人每人五根。大家都不肯接，於他很慷慨的往每個人身邊放。大家推着，你拿過來我拿過去地，周圍的小孩子哄的大笑起來。他的誠意終於使爸爸他們收了下來，洪先生覺得很不好意思，給錢他又不要，只得說買點「虎血」罷，他說這是補血的，

給了他四千塊錢。他走了。一羣小孩子又跟着他。假如洪先生不給他四千塊錢，買他的虎血，那麼，兩個麵包就換來了價值兩千五百元的藏香。其實麵包纔兩百塊錢一個。不由得使我有了一種的想法：有一個國家，正用着我們這樣類似的方



讀「熟悉的人」

江村

畫圖畫以畫人物為最難，同樣的，寫文章也是以寫人物最難。頭腦粗疏的人往往會說：「除了瞎子、歪嘴，勾鼻，人人都一樣的有兩隻耳朵、一雙眼睛、一個鼻子、一張嘴巴的，有什麼可寫的呢？」可是實際上，天下又哪裏有面貌、態度、性情、思想全都相同的兩個人呢？葉聖陶先生在本書序言裏說：「單憑一枝筆，一張紙，必然寫不成什麼好文字。……要有東西可說，就不是作文當時的功夫了，須在生活中間隨時觀察，隨時體會。觀察得精，體會得深，那纔有了可說的東西，說出來也自然有了技術。」又說：「所謂識得人物原是要去「識」的，「識」是實實在在的經驗，一點一滴的經驗，不是憑空「想」得出來的。」這集子中的二十九篇文章，我覺得都描寫得相當好。讀着

就像接觸到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一樣。我非但像看見了他們的面貌，似乎還聽見了他們的聲音。為什麼會寫得如此好呢？我知道他們是「識」人識得透，觀察得精，體會得深。

在這本書中我認為最好的：

第一篇是夏翔君的「蒼勁的老松樹」，我永遠不會忘記七十二歲老門房的話：「做人要做得硬朗，腰幹得伸直纔有味。」在現在，我親眼看到多少年紀青青卻是「軟骨頭」的人。腰幹挺直他們滿不在乎，在上司面前，腦袋愈接近地面，腰愈彎得像張弓，似乎愈表現得恭敬。他們忍得住一切的羞辱，那怕是唾沫吐在他們臉上，他們也不作一聲的拿手帕揩了。我是個倔強的人，看了這些「軟」骨頭的人，心裏就厭煩。讀完了「熟悉的人」，我前面閃爍着希

望。這本書告訴我社會雖壞透頂，但自食其力，骨頭很硬的人還是很多。

第二篇是殷滔君的「蕭棣」——這個不可磨滅的影子」，這篇文章從頭至尾都很緊湊，文筆也很清新，讀着它，我真不忍釋手。蕭棣是一個熱血的青年，作者把他描繪得極其逼真。我愛他直率的性格，爽朗的笑聲。下面的話我讀了一遍又一遍：「就在那時候，一個頰長的穿着黑布學生裝的人出現在我面前，黑蒼蒼的臉，架着副近視眼鏡，滿嘴是花生米屑……」「剛走進會議室，就聽到一串怪熟耳的爽朗的笑聲，抬頭一看，呀，就是他，就是他，我想起了去年的那件事。」我尤其愛蕭棣對作者說的話：「忘掉它，為什麼老記着過去的事呢？眼前有更多的工作等着我們去做！」

第三篇是陳默君的「父親變了」，這篇文章是這時代的反響，背景是苦難的中國。在抗戰時期，他父親雖然只當個小學教師，但他非常樂觀，他對國家的前途充滿了希望，他熱烈地迎接勝利



野火

濟

天空，叢樹
一團漆黑

我蹲立在孤獨的
原野

我看見

火從原野裏燒起來

散落的

一點點的

沒有方向

沒有力量

只是幾點紅光

在閃着，跳着……

*

慢慢的

它們會面了

它們的高興

緊緊地握着手

跳起來喧嚷着

擠鬧着……

它們，像一支軍隊
疾馳在原野。

它們，像不可抗拒的洪流
衝向大海。

燒得那樣得勁！

燒得那樣猛烈！

燒得那樣勇敢而無情呵……

* 荊棘，雜草，蔓藤

倒下了

倒在烈焰裏

我聽見

火在呼號

是你們

霸占了這黃金的原野

這批壞東西

寬恕不得

*

於是，它們

更忿怒，更無情，更勇敢

向着那批東西

燒得更猛烈

荊棘

倒下了

雜草

倒下了

蔓藤

倒下了

……

* 黑暗的天空

亮起來了

第一絲陽光

從山後透出來

照亮了

滿是灰燼的

原野

——一片正待開墾的

處女地

* 於是，我聽見

野火

在大聲的笑……

的到來。受了八年的困苦，三十四年秋天，勝利終於到來了，作者說：「他（父親）眼睛裏射出一種希望的光彩，笑着對我們兄弟說：『你們看呀！勝利了！勝利了！』八月半爸爸請你們吃月餅！」——但是一個中秋，兩個中秋，他們兄弟還是沒有嘗到月餅的滋味，戰爭的烽火又燃遍了中國，物價一天打上十來個勛斗。在這種情形下，他的父親變了，作者說：「這幾天，父親的臉色很難看，鎮日陰陰沈沈的，把兩道濃眉毛鎖在一起，獨個兒咕嚕咕嚕，不知在唸些什麼。」有時候他父親也喝點酒，酒後就讓滿肚牢騷傾瀉出來。我覺得陳默君簡直是在寫我的父親，在這動蕩的時代，我的父親也變了。只是我的父親還沒有買酒來澆愁的一點點閒錢。

在孫照靖君的「淑喬姐」及古愚君由「紅樓夢」到「母」，我看到好書好雜誌給了人多大影響。其他我愛讀的是譚正君的「冬林」，田桑君的「三舅」，林湘沅君的「白毛公公」，范大霖君的「媽媽和家」。



八瘋子

辛夫

八瘋子雖然死去了多年，但孩子們一聽說他的大名，就嚇得躲進母親的懷抱。據說八瘋子是亂打人的，因此小孩都怕他。

孩子的父母，就利用這點。每遇到孩子哭時，只說：「八瘋子來了。」馬上就沒了哭聲。

那時，我也是被騙的一個。據說八瘋子雖然打人，卻只有一次。那還是因為他父親要鎖他在屋子裏，他掙扎時撞傷了父親；但傳到有些人的口裏，就成了「八瘋子忤逆不孝，逢人就打。」我母親曾三番兩次的告誡我：「你不要到上屋去，八瘋子最喜歡打小孩的。」

八瘋子的家屋真大，玩耍的朋友又多，這是我常去的地方，以後就不敢再去了。
老獸在家裏，我又坐不住，而且

厭煩得使人發跳。我只好常常出外散步。有一次，在路上遇見一個怪人：赤腳裸背，烏紅的臉皮，蓬亂深長的頭髮覆在額際，一副怪模樣幾乎使我不認識了。

「呀！八瘋子。」嚇得我倒退了幾步，跌倒在地上。

「瘋子打人啊！……」遠遠的喊叫聲，慢慢近來，我竭力按住跳着的心。我知道瘋子並沒近前來打我，何況還有「十三大漢」來了。

「呀！快起來。」十三大漢用力攙扶着我，一面說：「你打孩子幹甚麼？」

八瘋子搖了搖他那笨重的腦袋，不知是表示沒打還是不懂，我正要替他說明，十三大漢卻搶先說了：

「告訴你！你欺得小孩，欺不得我！」說完拍拍胸脯。

上特種課

姚崔峻

縣政府又來了公事，叫我們去歡迎榮軍。這已是第四次了，成了我們的特種課目。

天空陰黯得很，飄着冷雨。我們四十幾個人張了傘，腳跟上好像拖了沈重的鉛球。雨從前面打來，傘也擋不住。學校離車站有三里路，我們的衣服半件溼了。

老遠望過去，公路上依舊沒有車的影子，大家眼巴巴的朝着公路，祈求八老爺們的車子快來到，好讓我們早些回學校。

一個小時過去了，我們都感到不耐煩……於是縣長老爺出來給我們調劑精神——訓話了。

「各位同學，稍息；大家站好振起精神來。榮軍是爲了保衛國家保護人民的，你們今天纔能安心讀書。他們是爲了你們中了匪彈受傷的！你們應該拿出力氣來扶他們下車……」話還沒有說完



開學了

鄭元

在往年，每到開學的一天，我幾乎歡喜得連飯也不要吃，在開學的前夕，我總是整夜睡不熟。

但今年開學，心中只是充滿了煩悶，想起了上學期的留級，使我更加愁悶。

七日那天，我懶洋洋地起身了，感到時光委實太快了，兩個月的暑假生活回想起來好像離開很遠，想到今天要到學校去了，心中多難過。那時在我的心中只有「留級」兩個大字在纏繞着。

挨到了七點，我終於別離了家，到學校裏來了！

當踏進普濟寺的金剛殿大門，看見四大金剛似乎比以前更大而神氣了，看他們的表情好像對我說：「你是一個留級生，難道還有臉來到這裏讀書嗎？」走進裏面我所看到的都是陌生人，好容易看到上學期同班同學，談談別後情形，說到前期的成績，知道他們多是複考的，在交談中雖然感到相會的快

樂，但想起以後不能與他們同班在一個教室裏上課時，上學期的一幕幕情景，歷歷如在眼前，我的心真的要沈了！

又從這次交談中，我知道上學期同級十一個留級生中，有個方某曾到校長處「效秦庭之哭」，要求把生理衛生加上，結果沒有用。後來又再三挽人說情，一而再哭訴，總算給他複考了。

十號那天上課了，我感到教室中每個同學都很高興，只有我悲傷。當教師來上課的時候第一句總是你們已經做了一年的中學生了，我聽了這句話就想到我是例外，我已經做了兩年的中學生。

開學典禮到十七號纔補行，這次使我更不能忘記的，是這句話：「青年時代，是錯誤百出的時代」。這是翁先生說的。自從聽完這次演講後，我知道留級並不可恥，只要努力就是了。也就在那一天起，我又開始恢復了愉快的學習生活。

在我們學校裏借讀的。在我哥哥的級中也有許多借讀生，「小金說。

上課了，先生點着名。

「范欽遜！」

「有。」

「沈連元！」

「有。」

「蔣山。」

「有！」蔣山就是那個新生，他的

聲音很低，輕輕的應着。

全級突然哄響起來，把「蔣山」的

名字唸着，還可以誤讀為「張三」，這

個新生的臉上也微微的紅了一紅。

先生也對新學生看了一眼，問道：

「你是東北的流亡學生，借讀到這兒來的嗎？」

「是的。」

「是的。」

接着就開始上新書了。

放休息了，教室的每一角都圍滿了

一堆人，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悶藏

了兩小時的疑團被打破了。

這個新生沈默的坐在課桌上，望着

教室上面的天花板。

開明書店 初版新書

三十八年
四月份

開明青年叢書

維他命

李毓鏞著 定價〇·五〇

此書以美國兩本維他命權威著作爲藍本，參以新書十餘種著成，正文是一篇維他命的通俗演講，文體平易，取材恰當，自開頭至結尾，一氣呵成。附錄四種爲有志深造者所必備。誠學生、教師、醫師與藥劑師所必備之書也。

開明青年叢書

翻譯的藝術

張其春著 定價一·一〇

翻譯是一件並不十分容易的「再表現」的工作。由於原文語法與本國語法之間的距離，往往過於忠實了就不免詰屈聱牙，過於雕琢了又容易走樣，配不上稱爲翻譯。本書著者不著重深奧枯燥的翻譯理論，祇

藉語言在表現過程中的自然現象，

來反覆說明英文漢譯的各種技巧和標準。全書分爲「音韻之美」，「詞藻之美」，「風格之美」三章，逐節逐條舉例引證，使讀者在輕鬆愉快的神情中，獲得翻譯的知識，以及翻譯的藝術。

少年之歌

孫慎編 定價〇·二五

這本書選輯了五十多首適合於少年們唱的歌曲，分作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齊唱曲，第二部分是輪唱和合唱曲，是按照音域的廣狹排列的。編者是有名的新音樂工作者，由於平時工作態度的嚴肅謹慎，即校對也十分仔細，根據這一本歌集來唱，決不會由於歌譜上的錯誤而唱錯。可以採作小學和初中一二的唱歌教材，也可以作爲兒童歌詠團的材料。

開明少年叢書

趣味的生物問題

馮志鵬編 賈祖璋校

定價〇·三五

生命現象，直到現在，還是個不可解釋的謎。縱觀生物界全體，在身體形態，生理機構，生活方法等等方面，種種離奇古怪，神祕奧妙，趣味豐富，令人難以索解的問題，隨在都是。本書搜羅這類的問題，共計三百零八則，類別爲「生理」、「動物」、「植物」、「進化和遺傳」四篇，據最新的生物學知識，一一予以簡單明瞭的解釋，化神奇爲平淡，導迷信成科學，對於「生命之謎」的揭露，頗有幫助。少年讀者，對於生物界，必有種種的問題，從教科書上，從教師和同學之間，都是無法獲得究竟，縈懷於心頭的。就請從這本小書裏去求得解釋吧！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售價

伊林的作品

文藝化學的科學書

董純才譯

五年計劃故事

——蘇聯初階

○·八〇

黑

——書的故事

白

○·三五

鐘

——鐘的故事

○·三五

十萬個為什麼

——室內旅行記

○·五〇

人和山

——人類征服自然

一·〇〇

不夜天

——燈的故事

○·三五

符其珣張依敏合譯

汽車怎樣跑路

——附人造眼睛

○·五五

贈送

伊林(Э.И. Ильин)是蘇聯的一位科學家，他是一個學識淵博的科學家，同時又是一個政治家。他在科學方面有極高的著作。他對於科學的理論，對於自然的事物，用簡練而清楚明白的文藝的筆調，寫成淺顯地寫出來，不但使人容易明白，而且使人覺得津津有味。他將科學的知識傳佈於大眾。他出版了文藝書和通俗科學書中間的明顯的界線。因此他的作品都是有文學價值的通俗科學書，是少年們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糧。

閱明書店印行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

本刊已呈請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登記
經中華郵政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頒發執照二六一九號